

霏雪錄

雄陽銘績孟照著

余讀史記本紀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

力事之姚姓之玉女徐唐列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余以為不然按禮諸侯取天子之女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

故邑事蓋尊者之耳何所諱皆不之考而妄為臆說耶即為玄玉

常與賜皂游連書何故於妻女之間贊一玉字世稱太史公善叙事

其源流又如此矣

人問謂門下玉為桃李出處或舉桃李不言谷之非也史記李將軍列

傳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者謂桃李不言但以花實感物故

人不知期而往下自成蹊但也以喻廣雖不能出辭能有所感而忠

心待物故也此亦李正經身秋仁傑薦姚崇張柬之等或曰天下
桃李盡在公門此其出處也樂天和令公隸野堂詩有令公桃李滿



天下之句是唐人已用之矣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垣城死，七星北斗也。貫相連屬也。垣城指月而言。其意謂七星不斷，垣城不死，期君之壽與造化同終。猶云泰山如礪，黃河如帶耳。吳西泉以七星為劍名，失其旨矣。

起復者表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表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嵇叔夜絕交書曰：卧喜晚起，而當闕呼之不置。注：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藁蓬而當闕，扶掖入拜，即中張說曰：漢置當闕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傳起。然當闕蓋司門之人也。唐李商隱詩云：當闕莫報侵晨客，又云不遣

當闕報早霜是使此也。

僧亦可稱郎如支郎之類是也。

僧亦可稱君如齊已送惠空北遊云：君向峴陽遊聖境，又歐陽詹送闍上人遊嵩山云：丹梯石路君先去之類是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云：哀哇動梁塵，又云餘哇微清，吳哇淫歌也。不宜于魏太子用之。

魏文帝詩所憂非但一江淹，襟體詩尋念非但一又契闊，豈但一言，非一端也。

魏文帝嘗言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諺曰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本此。

於人多用葦菴，稍頭事蓋比少女也。本草葦菴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以官蕞叢也。謂用木叢檜而四面塗之也。記曰：天子之殯也，葦塗龍輅。

以柳加斧于其上，畢壁屋。

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為嗚呼哀哉！尼父蓋聖人之行，魏、晉、唐、宋、容議而誣之。或因其字而名之曰尼父而已。身物能後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白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鼠。其不能後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雄雉為鴝，為蛤皆不言化也。

效貞效陳，獻也。唯禽獸可言。若記所謂效馬效羊，效犬之類，虞文靖題黃荃夫容乳狗詩云：西旅當年效貢來，是也。

孟言揮者，謂振去餘瀝，記飲玉爵者，弗揮是也。淵明詩：一觴聊可揮。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美甚，故呼為桑落酒。後語詠為桑，即又轉而為索，即洽恰唐人語也。樂天櫻桃詩云：洽恰舉頭千萬顆，通作狎恰，退之華山女詩云：聽狎恰排浮萍。

傳神謂之寫真，亦謂之寫照。楊誠齋題劉敏叔所画三老圖，周益公兄乘成居士周子中己巳生，益公丙午歲，誠齋丁未，郡人劉詢敏叔寫為

三老圖，云劉即寫照妙通神。

脚婆，即今之湯婆，溫足器也。山谷詩云：千金買脚婆，夜睡天明曾文清茶山又易為錫奴。

少陵已上人，菴齋六一居士謂僧齊己也。按齊己，南唐人，姓胡，氏家益陽，出家于大偽山寺，性耽吟詠，而項有瘤瘡，時誦詩囊樂山水，不事請謁，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去少陵遠甚，歐公一代偉人，不應如此謬誤，恐別是一人。

戴勝，儂狂之鳥，一名戴鷲，即頭上勝也。

伯稱支郎，始于漢，不特指支道也。高僧傳云：優婆塞支兼，一名越本，月支國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于謙，謙又受筆于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語曰支郎。

省見畫古帝王手持一杖過頭首施一物如銀鏈樣因問米子語類云
舊見外朝官以上前事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主斧

打伯氏吹簫仲氏吹篪蓋伯仲是兄弟之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
謂之仲氏也傳曰叔氏其忘諸乎又檀弓叔氏傳以礼許人注云叔
氏子游字以例言則字季氏者亦可謂之季氏歟

北方風俗士女以正月十六日用舊曆日低九道為絕乩結以首尾
屬如一者為兆謂之信羊腸詩人有信羊腸詞南中亦然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鴈鴛飛又王叔詩紙錢灰出木綿花南中木綿
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葉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保辜字後漢時已有此語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白皮弁白接羅白綸巾白氎巾之類初未嘗諱也
但以疏細為吉凶之別白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而加飾焉

孔氏自子思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白字子子上之子求字子家

子家之子箕字子京子京之子穿字子高子高之子字子慎子慎之

次子字子襄然則王氏之奚且詆哉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憲中列遠岫此用字之誤也惟陶靖節雲無
心而出岫乃不背理身

借書四廢五說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廢玉府新書作喚嚴有翼藝苑

雌黃云當作醜酒器也按山谷胡朝請借書目詩刁亦時送一醜開

鑲魚當從嚴說為是醜夷六酒器

今人言使酒者為有德是本無逸融於酒德哉

了携學生季英遊何鶴坡隱居適秦生武來語次謂予曰學而時習之

註云學之為言效也某嘗問顧進士觀曰北人學字皆作去聲讀學

效聲相近故著之為言字以別之德之為言德也同例予語之曰非

也先儒自有成說胡氏詠曰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

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
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常訓通也果如觀言則故
之為言既也不無之為言有也之類豈亦聲相近耶武乃從于聲始
悟觀之要也武又問唐殷齊文如何乎曰唐君思精學博且文得乎
家傳人未易及也武曰顧謂唐君作高氏墓廡記有子孫勃興之語
草木可言勃興人豈可言勃興此不考古之病也于後語之曰此句
有朱歷春秋內傳云竟齊罪已故其典也勃為又昌黎詩有勃興得
李杜之語此其證也此觀後生淺學正坐不讀書之病及率爾譏評
前輩非徒自妄又以罔人子特識之以為後進之戒

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家
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
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嘗見有作簡謝卜地人其中用羊眠鶴飛事乃章得象母夫人練氏嘗

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鶴鳴時章家
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弄亦鐘墓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鐘於其處
墓其母後權亮休誥四世易時子吳

虞闕老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銜清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
之撥銜清曰撥壓鈎揭抵導送也末句云空今沒骨畫乃徐熙子

畫花不用墨筆但以色傳染而成謂之沒骨圖也銜讀為燈

楊銜屋與顧玉山映句云書出撥銜侵蘭帕
戶鈎鑰屬也令人亦用之謂之門鈎李益有詣紅樓院尋廣宣不遇詩
隔窓愛竹無人問遣向隣房覓戶鈎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真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峰疏云
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
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出
不微

三摩詰詩 裁衣學水田謂紫裝也按章服儀云條堤之相事等曰嗜
如哇財水而養嘉苗譬服此衆生功德也一作覽覽者加涉着洪字
苑始改從衣身具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從色得名云名懷色衣
皮日德元送上人種藥詩云藥名却笑桐君少按唐恒籍志有桐君藥
錄三卷蓋桐君山名在嚴州昔有人採藥信廬桐木下指桐為姓故
山得名云

箕踞者踞也前漢史注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又唐子西箕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箕肩抱膝而坐坐極倨踞縮其圓如箕故
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喪嘯其勢如踞膝如投竿
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而抱礼法者之所為也
兄謂弟為舍弟老杜集有得舍弟消息詩又舍弟早棲邑是也雜謂之
家弟亦可

唐柳公偉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待書

見用頗倍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謂公權也亦
有謂他人弟為家弟者嘗見張外史天雨送梓料如川詩墨蹟稱如川
之弟為家弟

入閣之礼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忝朔望為食諸陵寢有
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
街、有仗紫宸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街
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街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街
朝也其礼專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礼闕天子不能日
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街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
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後然有司
不能謀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後唐明宗殿也使殿也
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及謂之入
閣

避家諱不為某官者五代時猶然如唐明宗從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
使居儉諱以祖諱為馮道改居儉秘書監至于今士大夫字之不廢
若國初曾魯得之以父諱順不受中順之階是也

押字謂之花字者蓋唐人草書名為私記號為花書常陸常書陸字如
五朵雲時謂之五雲體此花押之始葉石林謂唐諸書名未見作楷
字者如荆公六只押石字作一橫畫左捺中作一圓圈詳見燕語

梵志翻着鞞詩云梵志翻着鞞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深擬出退之送文暢詩字書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懋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西遠骨分通
名舍利光明 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脩甚難可得或上福
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
三種、佛舍利推擊不碎弟子舍利推試即碎 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

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

縱跡獎勵也縱頭從東義也皆音摠勇

竹言上卷自是唐人方言上卷則成竹矣老杜詩會須上卷看成竹作

去聲讀昌黎集和侯協律錄笋云庸知上幾番是則又可作平聲讀

唐人二聲相通吹山谷笥看歲番成亦平聲讀

藍舉作平聲樂天藍舄早晚入槐亭是也作上聲藍舉不來乘晚涼又

臥乘藍舉睡中歸又陸乘藍舉水乘舟是也

卸即今之驛故樂天棹華驛見揚八題夢兄弟詩不應有卸亭名棹華
是也

行人之裝謂之裝囊者蓋行者賞賄盛以囊橐故也史思明執懷恩索
其裝囊是也

世傳七子入關圖所乘襍牛馬騾驢而巾服亦不等題者往往不知主
名吾友唐君愚士博學強記亦嘗題之云七騎從容出帝關塞驢騾

馬嶽山得瀛州學士參差為十八人中一半人似以為登瀛園之手
也予偶閱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題七子園詩曰清譚飄逸事凌遠
七子高風世所仰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是指晉世清
譚之流按豫章黃太史題七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閨
園作人物志各有意態予以為題子雲之首高模寫物象漸昏而放
浪闊遠則不逮也或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
立一聲自頊其人曾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豫章以博洽名世其題
子也止云云若此不知又負果何所據而言之耶又虞文靖題孟浩
然像云風雪高堂破帽渾無人園裡一人存是則七子乃唐人也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階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
階卑官高則稱守官以階同則不必行守二字猶唐制也
楚辭離騷經第二章名均二韻不音韻終不叶須名音眉延及均居員
反韻始叶不知如何不音

胡餅今之蒸餅也高似孫謂以胡麻着之故謂之胡餅崔鴻前趙錄石
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細素襍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
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嗜故曰胡餅也

礎杵之製不同或削木為椎長尺咫許而手各持其一少陵新月猶懸
双杵鳴是也古人以木為杵杵長及肩而頭平拱而擣之張說只知
抱杵擣秋砧是也予嘗見周昉畫擣練圖如此宋內府所藏物也

杵字韵書注棧之持緯者即今俗所謂筴者是也筴扣音詩通釋曹氏
以為梭者非也韵書注梭織具所以行緯者固非杵矣吾友宛平任
惟本云嘗見北垣呼筴為杵此一證也廬陵張員外呈題乘槎卷有
織女弄梭梭杵鳴非梭明矣又柳待制貫文集有双杵寒梭之語則
愈明矣又坡前詩亦有條穿杵之語即指今之筴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
作旧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竹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收卷漢州廟記

世傳江南李主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鉤勒謂之錢鈎錄自去惟柳公權有此筆法黃山谷詩云江南錢鈎錄最許誠懸金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墉也石闕碑也古樂府石闕生中街悲不得語是也故司空圖題裴晉公華岳廟題名云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劉阮遇仙天台山初無桃源字桃源乃秦人避世之所於劉阮事不相涉古今文人往往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小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顏花態嬌羞月思問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豈以天台亦有桃花故章合耳

今人以半夜鷄為不祥此說相傳已久故唐來鵬曉雞詩云點、巖城罷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柵不堪驚破紗窓夢却怕為效半夜啼

唐常居守晚年常有退休之志因署其居曰大隱洞命元稹賦詩稹詩

云謝公浩有東山意已向朱門啟洞門大隱猶疑戀朝市不如名作羅疇園

杭州天竺寺人傳每歲秋中嘗有月桂子墮余初未之信及觀皮日休詩有云玉顆珊瑚下月輪殿前收拾露華新至今不啻天中事應是垣城撒典人白樂天東城種詩亦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闍闍城當時應逐南風落、向人間取次生

樂天嘗持月齋其早春持齋詩云正月晴和風景新、已有醉遊人帝城花笑長安客一十年來負早春又有出齋日喜皇前十早訪云三旬齋滿欲銜盃平旦敲門、未開除却朗之橫一棹的應不是別人來

唐章孝標及第後嘗寄淮南李紳相公一詩云及第全勝卜政官金湯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李卷之云假金方用真金鏡若是真金不鏡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唐時婦女画眉尚濶故老杜北征詩
根籍画眉濶或云言功不能画眉
根籍而濶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
辱畫梳閑掃眉之句蓋當時
所尚如此諺曰官中好廣眉四方且
平類

獄名夏曰鈞臺殷曰美里周曰囿土
秦曰囹圄

芥辣古人亦用之記見芥醬必知
獻魚膾是也

黃鶴樓以費祿登仙騎黃鶴憇此
遂得名一曰費文禱

王安石一日與明道論事其子雲
蓬跪持婦人冠以告問曰適論何事

安石曰青苗法阻不行故與伯淳
計之其子箕坐大叫曰曷韓琦富

弼頭于市法即行耳此事怪甚其
子如此則安石為人可知矣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蒙續嘗見
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及未

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連爾溫公
聞之遽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禁

冗小人害事任如此

宋淵聖登極三四日後昏霧四塞
說者謂耿南仲邪說蒙閉之兆

書之中箱本起於北齊衡陽王鈞
常手白細書五經置中箱中諸王
効之

予性喜飲灰酒因讀李長吉詩云
酒喜漉春灰陸魯望云社酒灰香似

去年乃知唐人已有好之者

張外史伯雨竹枝歌瓶高筆塚用
破翁飲倚瓶屢卧語也

劉義稱韓愈鬻文之金為譽墓中
人物覆而走之陳長候陽城始請月

休嘗稱其錦帛之美月有獲焉

唐茅山紫陽觀主靜先生碑秘書
郎河東柳謙撰文李陽冰篆額大理

司立吳郡張從申書謂之三絕碑
又魯山令元德秀墓碑李華撰文

顏真卿書亦李陽冰篆額謂之四
絕碑

柳州集禮部賀嘉瓜表荆東觀察
使賈全所進越山陰縣移風鄉百

姓王獻朝園中產嘉瓜二實同蒂
園今山陰縣十有八鄉無移風鄉

西山江北止有清風鄉與安昌鄉
相並鄉有寺俗名移風即寺

也豈後人所改歟

前人墓誌未有書蓋石者自柳子厚亡婦崔氏夫人墓誌蓋石及始
允誌于墓者琢磨蓋石加于其上用數附碑陰之義陵墓石而書焉
是也

東坡嘗有文尊蓋尊之目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筭裁為瘦筍謂之文
尊在黃州聚諸家酒于一罌謂之雪堂義尊

柳子華公綽之伯父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子溫曰保善
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為公綽字又善
禪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
喜怒哀樂常溫耳

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蔡、有聲命火燭之乃最於佛牀中衡一
書啟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牀明日召塑工
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錄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

火也遂不復錄以將成之丹塗銀處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
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二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簪矣

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
余請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六千二百
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
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
直謀孫後五品服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帶銀
鞍勒馬銀二萬兩緡絹二萬尺茶二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
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緡

夏國使至京許就驛質賣宴坐殿

說文脯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出錢為脯出食為脯趙武靈王滅中

少輔五日其所起速矣考文本紀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宣和間禁庶民稱龍天君主等字

宣和三年始罷辟雍者其司成以下官天下合法皆罷後科舉取去照齊課以八日試經義十八日試論二十八日試策

宣和間學官鼓節所三昏四誅其食不陸堂七還齋八集九學門以斯鼓啟昏鼓闔

越絕云秦皇東遊之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會都亭取錢唐峯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恒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果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秦皇石刻三句一約多作二句讀之並不符約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

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類至黃笏無樹木淺自山迤別至一小俗名鶴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掉二碑於其中文皆為風土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與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峯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陰絕罕有至者

張守節文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錐今文字整頓是小篆也

山谷次韵錢穆父贈松扇有云可憐遠度憤淋漓蓋高句驪漢時從主萊郡受朝服衣憤築小城置漢朝服衣憤其中名此城為憤淋漓東坡亦有和張耒高麗松扇詩

樂天崔晦云博陵崔晦叔典琴韵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濤故公有絕句云清夜調琴忽有情欲彈惆悵憶崔卿何人解愛中徽上秋思頭邊八九聲

元稹之子名道謹續歿時甫三歲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即唐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顧亭公其地志和交善公刺湖州時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詞志和首唱云
真卿與陸漸修士衡李成輝共唱和二子五首連相拜尚
胡穆秀才遠東坡古銅器似陽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礙其器
也有古篆五字坡亦不能識

東坡嘗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日之利暫傳積氣侵精終身之患不少
公惟以濃茶漱口齒間餘肉因而脫去且齒性使苦漱之齒愈堅以
故不飲茶一日因遊請寺飲碾茶七盞有戲書慧師壁上云示病惟
摩元不病在家窮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畫虛空七碗茶
紹興郡學教授廬君子堂三大字宋魏了翁所篆其先本趙氏堂額流
落城東小家支以為榻法武中教授王俊華見之舉錢揭于此焉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常夢神人授金一林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
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存錢君思後嘗作晚詩云生前事

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錢箇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臺即卷先生白云其母夫人常夢羽人騎
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岳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虞文靖公初善寫八分未工在時陽稱疾謝客一月不下榻後出
以示人無不嘆伏

續之從祖父廣信教授府君好鼓琴嘗蓄一雅友琴以自娛府君卒
因亂竟流落人間錢唐施房昭牧州子世以知琴名余嘗贊之房
昭曰寔良材也今在吳中士人家云

丹崖唐先生蓄一紫水硯皆有微渠若剖竹竟硯不知何制度也先生
銘之曰水之奇越金埽四方爾携昌余詩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
樁脊

元朝萬歲山唐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事隨其形刻魚狀出沒

沈濤之快其大可貯酒三千餘石

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

山農用漢製刻番書印甚古江右熊中晉所蓄頗夥然其皆隨俗見

山農印大嘆服且曰天馬一出萬馬皆暗於是畫素所有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閣嘗取秦漢以還雜印于用越薄紙印其文多作

片子帖稍成快或因其樣如壽亭侯印雙紐四環之類為二卷余嘗

見之

永樂己丑八月虎入越城之歲也若揮使王斯道命軍士得教云

粉牋書字不怪久近年作者殊爾卷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

伯伯可謂向翰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神不全

六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刻尚後若此矧爾恭者乎

富春寺碑文乃洪武丁巳夏一初仁公住普福時所撰俞紫芝書于

時寓吳山普光精舍實見之謄書以作鉄岸松雪者偽耳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賤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

極動某氏囑其子曰喜家貧賄頗豐爾不能舍必棄之慎勿弃此篋

中物也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

蹟乃大悔歎盡弃之時掌事人在側曰即居苟不欲願乞鄙人遂與

之寄近僧寺後為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度歲之過佳客時出玩其中

一硯可二尺餘銜可二尺石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

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贖之富人以

獻公極便揮酒亦為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祿皆為灰燼惜哉

滁州清流縣菱溪本名符溪避揚行密嫌名改為菱

滁之琅琊山有六一泉蓋公守滁時名之也抗之西山亦有六一泉在

報恩院孤山之北公未嘗至抗僧惠勤思之故公因名此泉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象學者甚眾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

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進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

蔥湯麥飯而曰先生曰御史堂嘆味者第老夫易辨其口且一博弄
之云蔥湯麥飯升日曬麥飯蔥湯也。可博試向成樓高處望人家幾
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

熊太古先生在成均月初未嘗有所指教諸生皆易之後一頭官鬼先
生驚曰先生乃在此耶因請說經先生正襟危坐論辨毫釐剖析至
與殆無餘蘊諸生始嘆服謝曰今日乃知為吾先生也。

洪武甲子冬眉山蘧太史伯衡自錢塘枝文回至蕪館于郡序余與姜
元賓七馬臣唐愚士謁之先是太史與王先生好問錢博士于予至
教授後華坐于中南面司訓余師整張彥輝王彥益坐于東序而南
北于太史以藁揖元賓並坐元賓謂嘗請益于松懸好問先生別歸
因辭乃共舍四人坐于南序東面北上。一時人物之感揖讓之禮靡
容和樂有三代之遺風焉。

姑蘧太平橋張茂卿家有故元諸名公合手作文會圖一巨軸是奇物

也或子以畫於邊伯宗畫墨竹張叔厚画人物王若水画鶴倪元甄
畫遠小趙仲穆作小亭李于雲書時王允中在坐亦列名其間

至正間歲大風民以荒聞朝廷遣公按之信然秋稻復茂民仍以熟首
于公不可曰汝百姓不知耳此稻花而不實譬之雪花冬則不出
至春唯五出是歲果饑

元帥謹齋夏公諱若水字從祖叔父允善之外祖父也居錢塘西湖之
昭慶橋第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歇涼亭如眉壽堂百花堂一碧
萬頃堂湖山清觀等皆宏麗特甚又架鑑亭水中每元夕諸堂皆施
玉色簾放華灯上下輝映極為偉麗士女縱觀達曉娃僮輩往往得
道簪墮珥

元帥夏公之居昭慶聘諸以僧樂送荏苒者至第輒止過第如初後遂為
故事

戴君伯庸侗倪士也有大志事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

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屠姑蕪貧甚至于割薦而爨樂耕而食泰政董公博嘗君故人七時持 調福州岳道由姑蕪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脯友人有所急者君持其半與之其度量如此

管夫人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夫題絕句云網得珊瑚枝御向寶營谷明年錦綉先春風生而目

紹興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仙人洞在越樓峯下乃九江葛秋若慶龍避息之所慶龍蚤年嘗入匡廬學浮屠法稱精書記不樂還歸俗放浪江湖名公鉅卿酒徒劍客往往多與之遊好為詩酒有氣概過風日清美素尚與遊天衣雲門諸山岸憤披襟條然如畫中人物年適七襄觀齒童顏終歲不燥沐肌酥清潔衣垢不生蚤虱化走王君理得函其骨于石洞仍鐫石為肖像并一鶴于洞中正末為道所發至今稱葛仙洞其寄漁翁江南野道人又其自語云

徐秋雲字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以只孫為織成惟悼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訪如下謂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肅訪家傳賜金文只孫一藝是也又有縷皮傳金為織文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為枳

秘閣石刻本新昌石金紫家故物會稽唐房常丹崖先生之叔父也嘗欲拂一本不許乃發憤曰我即得此石當與好事者共之後石氏求售房常厚買購之仍顧工拂旋達官過客求者甚衆而房常不倦顧以此耗其家云

余從祖父廉使府君為御史時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愛、罪惡章三上忤上欲殺之時潘書樊時中苦諫以為自古無殺諫臣之理如上必欲殺之臣願納印綬以故上意稍解

樊公時中為湖江泰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烟波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天信不虧天不老湖江亭上看潮卷公之志可見矣至正

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卽
至中公矢盡竟死之

達夫性木爾公幼時嘗有所執而入鎮南王見而問曰汝手中何物也
公曰別奢赤 持白紙一券達夫木爾愛而取之別奢赤者國語謂
吏人也王不言久之曰是子他日必眼黑也眼黑猶言貪墨身及公
鎮南果贖于貨

客省大使哈刺璋善啖右丞潘公嘗邀早飯置北羊背皮一燒鶩一東
陽酒一壘餅子一箸先割羊膈由捲餅食盡却以餘馘下酒飲盡又
以煎魚一巨罈喫水飮二器至正 七月間於官舍坐遊時天氣
甚熾浴飲坐籠中三日容色如生觀者噴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而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
孔子也公跪于階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殿階一跌而寤公
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曰謀事二使以上

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 上晏駕上都某

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系卿等在廷局以嚴之衆無語公默省
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任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
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印章頌詔先遣使守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甚大都無所遇貴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
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
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位耶危曰然更不出他
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諸氣自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
危大槩也

山農居大都既不過惟落、自放嘗謂月魯不華公曰余欲買一黃牛
乘之翻書角上以遊會月魯公而諫傳聞士大夫間故有燕市騎牛
之語而實未嘗騎也

康伯可工長短句其為人備見于其友吳興君所為詞謂其少時性
豪放殆麟矣馬不可羈及禪塵剎謔潘敬滿飲發為詞章秀潤風雅
靖康間抵淮西帥幕嘗上中興十策不報南渡後落魏吳越間抱志
鬱鬱以詞章自娛且曰吾必追漢晉風流唐宋諸賢非我師也嘗以
小閣使蘇養直赴雪夜溪堂之約而醒奴兒今者是也溪堂在荆州
蘇公報章其畧云自秋晚迄今凡三作書并酒去今日雪後方辱報
并以佳詞見招數十年來無此風味素心裝酒土船來日若晴須有
月若溪堂聞橫笛聲即我至矣庶謂莫掩溪門真成一段奇事予每
想像二公風致手書此詞并後湖書語與好事者玩之

尚書賈公玩齋先生至正壬戌督漕于閩之三日逾年召還時風飄未
順替居城西香嚴寺因故基增築之名曰高風臺辨事於五年韓章道隱公以
錢為公厄于亭其上曰鳴風亭又得古泉于臺東曰西冷泉時劉君
子明建其齋中從公遊公又有秘書之命北逐窮若移生祠六楹于

臺東仍持土肖公像事之題曰思玩齋蓋以公素肆玩齋故也又益
北軒曰樂善齋公平日宦遊皆有行窩若雪月若明巖若臨窠若粟
春者是也劉君又作白雲窩于樂善齋而且求時賢題詠以寓其悠
然之思也非獨公文章德業有以系劉君之思而劉君父子拳拳不
忘于公者何其勤且至也劉君余獲交焉惜其子以蚤世予不得見
今于家藏公文彙若干卷則乎手中手錄也尚未完中序庸道

洪武癸酉予寓蕭山夏忽有河魚之疾飲食不入口者信宿矣忽周君
尚謙偕會稽文學繆慶元來訪予蹶然歎坐久之繆以如京告別甚
急周獨留共酌是日疾遂已昔者操典詩皆能愈疾况個倪士哉
元末有隱君子張南榮者讀書善鼓琴時軍師有慕君一見而不可得
者使數至君始往見之且曰知君妙于音固欲相逸君為作秋風亭
阜等曲通師雍作聽琴醒然起曰吾病去矣自後瘴遂除

天台王中孚嘗閱佛氏書以朱筆鈎其玄人問之曰作釋氏文章備用

故耳

顧通政之，余先于同門友也。其弟過之，不憚嘗因事而托政之。言
笑自如，但云意不同耳。何必怒也。其弟喃，愈喜久之，亦但云便是
意不同耳。終不與辯。

魏國李文忠公孟宇，道復歸秋谷。至正間，未貴時，來書邀宗師于先君
之外。王父中書平章益國楊公諱吉丁，一見輒器重之，薦之裕宗。裕
宗崩，公乃廷致家塾為諸子師。

段應奉天祐，極清羸，食不過數盃，稍多則不能受。必令婢僕以掩其背，
背尚不能受。其寢如是。若子餘年人之體，有不裕，故人植附之，雖古
人亦有之。白傅詩云：小奴梳我髮，小婢梳我背。言老病也。

周左丞相琦在姑蘇時，聽事中，惟設一椅，餘無坐榻。獨楊孟載至，始索
坐子，諱論久之，乃召其門客謝某倍坐，具小的後容。與樞乃休。
高季迪啟嘗為鏡介之恭政門客，時唐虞敬甫寓姑蘇。坊每日

夕介之以一犂，犂馬送季迪歸煙厝所，厝房必預具酒饌待之。季迪
遂繫馬留連，聽吟嘯至鼓絕，乃無夕不尔。時愚士侍側，飲聞諸論。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外，一日令犂馬入隘巷，問味
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
身前輩不以德位自高如此。

吾從祖，父教授府君居蕭山時奉公出為湖東廉訪使，道蕭山
拜府君官自縣令以下皆來候。公府君以次走坐，自坐門東。時尚右
奉公侍立府君側，親為下茶。執子弟禮，令皆不安。席公曰：官人輩
安坐，此則某叔父家也。

奉公為御史時，居錢塘，簷如坊第。張潞公為以應奉翰林代祠，至杭
一日來訪，僮馬甚約，門者易之不為進。名公知之，急策馬造至清河
坊，友之乃延歸，判羊設席，盡歡而罷。潞公去奉公召門者杖之。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搵奕，舟以為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

我衣食尔夫婦。滙波亭使酒。得可乎。夫婦既逝。居之。一日公從筆。使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餘。妙之。具拜公曰。我通行間。憶奎章園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園。之神。速持。善伴夫婦。當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路脫橋。好事者以于午。購之。

尔尚書子。幸在越中。嘗館黃文獻公于竹溪。荷節之行。公正襟。文忽屬聲。如怒。然尚書驚問之。知為乳雀。喧嘩。其文思身。

吳人有稱雪卷居士者。書判。謁趙松雪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耶。吾今未聞有此人也。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外門。見一人伏于地。公驚問之。為躄。不敢言。但致願見之誠。公徐曰。尔非昨來雪卷居士者乎。遂呼使入。贊見之。礼頗豐。羊酒茶餚。又出柳筆。而致王右丞雪裏芭蕉一幅。初獻公未言。公遽曰。尔來欲吾題此画耶。濡筆題而歸之。其人拜謝而去。公為人敬慕如此。

句曲張外史。而嘗求黃文獻公。文久而不得。一日公來訪外史。先

家於書齋。設文房之具。甚精。微乃定公入坐。外史始以它事。必公默坐久之。援筆。抹又頃刻而成。

宜興無錫。歲歉。道途多殍。時官于僧寺。假獲作糜。食飢。氓僧閉門不與。曹文貞嘗有詩云。緇衣終日誦慈悲。蟻傷生亦皺眉。一錢高懸萬人命。貪嗔當畏老天知。又云。冷氣無情若降灾。飢民往。如鮑微軀。不惜填溝壑。遠我生前布施來。可謂深中其貪狠之病矣。

濟寧政老十餘人。奉王先生其一也。間居寬衣博帶。以木綿製短勒。鞞厚底柱。過頭杖。脩眉如雪。長髯垂腹。容度舒連。談論雄偉。儼如商皓。儔匹。

蔣氏姑獲。巨家也。有子甫八。發欲為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礼延之。先生不屑。蔣亦跌宕者。遂厚。建鉄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從三事。

則可帶不計心一無拘日課二實行樂費三須卜期望以財家人
將欣然從之錢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元辨章抗不華公疑重有扁扁器善讀研晨期唯素食常蔬三四日
春冬以薑同豆腐作羹秋夏冬瓜羹不御魚肉于乃進薑餅

公出蒞江州時常以盤薦一物覆以黃帕置案上人不知為何物乃其
宗所賜玉尺也若曰玉有溫潤剛柔之質尺有方正裁製之體以表
公之德是以恒置于前示不忘也泰政某因公如廁于操史索觀之
誤墜地為三段惶恐不自覺公出具以故告且謝不謹公神色自若
為言英宗眷顧之隆而心方進德未能之意以其一與泰政一與操
史一仍置盤中人益伏公雅量

國初宋學士漁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礼部魯博貫群籍談論風登雷厲
巖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
指二公也

括蒼張孝芳清敏有治才洪武間嘗為令吏民伏其能時縣事煩劇

夜張燈閱吏牒雖百紙目視手批頃刻俱了喜賓客公私往來徑其
邑者慰問館穀不失一人時李盤介石為丞才少劣於張亦謹急
以能稱稍不如張意張即厲聲責之李避席立令前張怒已李長揖
謝罪往如此可謂厚德人也張以抑姦強汰甚眾構禍害之後李
亦以他事謫戍荆楚終夜手不釋卷亦以守正不阿迂權門罹禍死
惜哉

太守李公益

人洪武間在郡父老入見公曰非刻望且無

且無他諸公何自來耶父老曰有某乙罵公某寺不忿將來懇尔公
曰父老輩差矣彼非罵我也父老又曰指公姓字而罵非敢誑公曰
與我同姓字者知幾人彼自罵他人非我也雖然徒勸父老待一茶
而謝之人伏其度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由批又謂之御筆皆由夫人代書而所

謂侍實批者或上或曰夫人不曾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實不必用寶也

前筆謔選不矜乎物承先澤得執訊據持紳先生有每過題品更相推讓不肯相高雖老成亦如此莫有敢上人者嘗出故筆圖求先君題先子刺紙作小片子細書粘畫上徽因求書之先君曰此名筆也後觀者避之方可為尔蓋慎之也凡年後生小子一有卷軸不問畫之珍秘經何人品題遽尔大書亂道廁于其間吁人好惡性不知憾大可畏也戲塘錢孟義好事會稽王山蕉為作過牆梅一小幅徐始貴賁南湖王阮州三先生唐君愚士暨于各題之言他句其上孟義甚瑤慶之嘗懸書室中一日孟襄出時一老生客其所於紙隙處亦題一絕孟襄初不知及見大為懊恨亟欲剗去之此可為不自知者也昔太白鸚鵡洲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即卷先天觀圖云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為有范攄詩新學小子可以為惑

須溪劉會孟凡題識書畫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宋太史漁云

虞邵菴之子阜門初設時邵菴方入朝至阜門適聞之故以為名重正間因損鄉里死于江西寺僧為行狀葬之

熊子仁名僧啟歪頭茶酒之子遠實帖木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義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具自隨嘗執筆畫為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勻與大璞玩公文善

集賢西海粟博學強記一日過宋子處子處出其素親之馮疾讀默識遇佳句輒朗誦終卷而止明日為子處序之一揮千餘言昨所讀者報表而出之次第不差海粟平日豪雋亦可槩見矣

坡公特能持儉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治大要是慳尔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口体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庇壽之道又與王定國帖云

須少儉善積用錢物一莫遠地懸關之不獲二莫安難中節用自既
亦清實長福之一端又云康入雖不難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寸
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禁作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明以畫杖挑
取一塊即藏去畫杖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
日一錢此間物賤故也此公平日自謂長策不敢獨用而嘗苦于
友者予雖樂此然時時犯戒乃伏公力量不可及也

錢屋楊君居吳淞一日路義道招顧仲英與屋同飲以瑞花珠月二妓
糾席因奉酒徵詩令白詩不成者淳白蓮杯三座詩序滿十分珠有
價花開第一玉無瑕謂二妓又入何瑛常買百花船越山塘橋楊屋
與張叔厚溼于彥成立遊虎阜以瑞花翠屏侍行俄以雪霰不界屋
寄玉山詩云桃花港口小蠻腰身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去
蹋歌直待踏春陽末云小蠻約伴合吹笙解道江唯玉小珠有思致
其畧云仙人手揮白玉藕雙侍女歌春陽一聲而聲驚出而有子

鶴蓋以鶴比彥成也人有和章谷三聲四聲未成曲朝未更約道邊
遊月底吹笙跨黃鶴可謂一時人物風流之盛也仲瑛有玉山草堂
屋又有書畫船亭燕顧仲瑛李仲虞為小瑞花映句詩云鳳髻新梳
山步搖李畫船依倚鏡龍窺楊眉邊粉蝶何由褪顧臂上守宮猶未
消楊玉笋行春歌窈窕李金蓮舞雪步妖嬈頌春風吹醒瑞花夢鶴
背何須廿四橋楊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
有張性虛者嘗奈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
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

樊昌高八合家軒墀之間畜危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
危曾偃偻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草席而居其壙產一子首有
兩角鼻孔昂縮類可謂夜叉者蓋產壙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簾後問推法明家人梅溪下卷要三五其時極而王代士
甥亦歸予嘗識之天會稽氏來氏一子亦其家亦嘗禮之志後
會稽王 家推子噴主正問因于極後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
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
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錢作六卷
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燒炭滄之酒則盡以水如是者
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與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
不來矣推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盡也富家弟子愚昧而貪為
妻人悔惑如此大可為戒
木蟹不可服刺門一人生二子皆幼愛之甚其食味遂成痼疾其父母
一方以木蟹煮猪肉食之其幼子嘗夜死明日長者死惡人不謹輕
信妻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為君文誠得方書一帖亦載此方因
詳註其事于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過人以藥傳之童子頭瘡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
梓里死竟死蓋其藥有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越皮生者嘗為山陰史時京衛官子弟拾符出州縣設民間贖產度典
掌文書某衛某官之子某多山陰知及妻美而艷伴典及發強其妻
出見悅之竣事誣奏皮裡出入官物皮竟死非命妻果配誣者礼女
子出門必掩閉其面有理也夫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此王伯
厚甫之言也觀此則貪濫祿就汚任者獨何心哉

朱子嘗云人不可無戒慎恐懼底心莊子說危丁解牛神妙到那心必
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嚴余謂人事當慎不悞便疑
跌了只一悞字包多少利害在裏許

烏室之戒多矣而天受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
發聲者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矣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

子而移瓊體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嗚呼
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前漢長信少府禮長卿於許伯仁座中為沐猴舞蓋寬饒劾奏唐祝啟
明為八風舞盧藏用嘆曰五怪掃地吾謝尚為鸚鵡舞諸鬼萊公舞
柘枝無人識得何邪當類補

世說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人矣又鄭榮拜相曰歌後鄭
五為宰相天下事可知矣後世庸材叨重祿據頭位者幾何人使聞
此語安知不內愧而面頰發赤哉

唐李義山以劈琴煮鶴為殺風景書于建七啟摹芳蓮之葉花與鶴
亦可謂殺風景矣至于張協七命丹穴之雞斯不至乎然風景而已
記曰不麟不卵而鳳凰至近世規丹穴之由者多矣鳳之不至宜哉
山典水本未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陶靖節百世高士也其達生死忘榮辱非僅博世故者可比也自作

祭文統詩正假此以寫胸中之廓然者身豈真以樂于中哉黃秋畦
翁嘗自書墓誌松卿任士林叔實跋其後云老哇翁聞世熟矣獨死
生未有所屬手為誌文以遺其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誦劉伯倫
以為未忘骸骨者翁亦當一嘆云予觀近世好名之徒預恐執筆者
少已多自誌其墓又往往後當世名公碩儒為交友粉澤之以誣將
乘予每見此等未嘗不為之甲顏汗背也

史不且信久矣董狐之後不復有人焉司馬遷輕殺身成仁乃不為紀
信立傳視左氏躡下筆秉之截固已失之矣然以私害公者不為不
多晉陳壽為武侯佐帝被捷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時畧非其所長
又嘗覓百斛米于丁儀之子不與竟不為乃翁立傳若此類甚多予
之鼻祖長馬牧府君事金武元有紀信節其事兩元之史臣修遠
金宗史責昧于吾祖父御史聚諸族謀成曰吾始祖事顯且史筆以
勸善懲惡為務為一代之信事而可賂耶即與之安知後世不為口

實乎遂止終不得書嗚呼以此觀之視聖人麟經嘗罪人身精修則
公嘗有詩云紀錄休、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論心術
恐有無窮受屈人旨其名言乎、

黃秋江者與秋谷有布衣之舊一日至京師謁之比時秋谷贈以詩曰
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迹名君笑我伴食我懶君

坡翁嘗不遇之以磨竭為身官僕以為命官平生得詩譽皆以此磨竭
丑官也乎身命皆墮于宿鍊不望二公之譽而誇定倍之是必磨竭
所致也坡翁豈欺我哉

文字有簡短而意思無窮者如荆公讀孟嘗君傳凡八十八字而文勢
四轉老泉名二字說凡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字數愈少曲折愈多
議論明潔筆力道健非老手不能到此

古人文章有用字繁不為重複者先軍嘗論之矣如戰國策蘇代自齊
獻書於燕王一段尤奇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

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賤將輕臣、用將多望于臣齊有
不善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改齊將曰善為齊陳天下改齊將與齊兼
賀臣、之所重處重留也凡八十餘言而用十臣字七將字文勢曲
折讀之不覺其多亦至文也

史記愛用注數行下韓長孫列傳凡而見之餘所見尤多

前輩所誤神道碑文書事蹟只書元年二年三年累去不再書某年某
甲子或事在不年春夏秋冬則書某年春夏秋冬如此書則易見不
書某年某甲子不為書甲子有改移故也亦有累書事蹟而不書年
者况甲子乎史記孔子世家某年下又書甲子蓋聖人之出處所當
詳故如此書難以為例始豐徐先生云

古人文字有同書一字而辭不相襲者如韓文公貶陽山令李翱作行
狀則曰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
命其子皇甫持正神道碑則曰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

先生氏字呼其子孫無禘表州廟能明曰既連州陽山今在陽山
有善政既去人懷其善生子悉以韓名唐書本傳曰德宗始陽
山令有愛在民下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論佛骨表李翱曰佛骨
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典頂以祈福者皇甫持正則
曰憲宗威儀衛迎佛骨士女裝觀傾城祖無擇則曰佛骨至自鳳翔
百姓大肌膚為奉頓京師唐書則曰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為夷法灼休膚奏珠貝
騰香道路

唐愚士補頌是學晉傅玄羽籥舞歌文陸魏野黃一菴是學柳柳州鏡
歌文法稽山來樂罔賦是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法此又是將古人
文字步驟音節畫定樣子做
元明善學莊子觀其虛室擬槎亭寺作可見
蘇太史伯衡善學人文字如周書補亡補范宣子後鄭子產輕帶書師

險畏慎守訓極似古人言語辭理皆到

吾友蔡惟中謂予曰蘇平仲又脫不得他家縱橫氣習

元

問蘭學士後草加封孔子制云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憲章文

武係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謂事盡而語工
余忠宣公闕州加封孟子制云觀乎七篇之畫奉手效君澤民之心
深乎根本塞源之論尤為親切

晦菴朱子亦嘗戲作禪家語跋周益公揚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云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于其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
二公用處是固是別非懷於此卷中直下為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即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跋太尉遺事云吾戴吾頭來矣宗景文公脩
史曰吾戴頭來矣夫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者何人之頭邪眉山

蘇太史伯衡作唐應奉看墓誌曰尤工篆隸深得筆意張翥謝光弼指筆意上曰此畫似關二字惟中惡士問關何字光弼曰當添古人二字不然詩何人筆意邪此即吾輩吾頭例也二君服其論予謂此例經有之如秦華朕夢瑤朕七語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載善養善治然之氣之類特未有人拈出身

臨江守李侯備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嘗得誌其家求于謚議中無及臨江事太常博士柳公實曰著其事而白其誅辜豈可沒乎其子乃嘆服此紀事之法今人有諱其事遂隱而不書反不白邪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卸改竄今之學力淺者遂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括之屋壁出入觀者之至尺牘單簡亦必立標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鄭子經極極言辭極高古是學法言文章

欽趙訪者袁公伯長問於先師康公伯康曰為文當何如康公曰子淵人也子欣知為文當問諸淵中危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危者何用知文乎康公曰川人之危也麓塊而大鵠醜醜而奪鵠非不果然屬厥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淵中之危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淵中危者知之袁公矍然稱善

晦菴朱子因熟讀孟子知作文之法

詩文不厭改少陵六一二公皆一代偉人制作未嘗不改如少陵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鸝時兼白鳥飛有得其手稟初作桃花欲共楊花語

後乃更定如此公嘗有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

此類是也又有得歐公醉翁亭記彙初云滁州四面有山累數十

後乃作環滁皆山也五言而文意自遠蓋公平日作文非此不度
全卧觀之改正畫者亦云云人以詩文雄視海內所作亦無
改定今之淺者往往仲依湯堂一揮而就自以為強其委作如此
文後而結道之大可發笑有人得白傳詩草數紙點畫塗抹及其成
篇殆與初作不侔也

余讀城南雜句朝饒已百態春醪又千名初若不经意者及讀文選陸
士衡詩有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乃知蘇孟師陸語也殊不知陸
語又出張衡南都賦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

齊東野語謂杜少陵父名聞茂持中無間字余按公詩有曹閔朱蝶此
字間或云當作段又有始以戲蝶過開慢之語故蔡夢弼曰豈非陸
文不諱乎

王駕晴景詩云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底花蝴蝶飛來過牆去
應疑春色在隣家有無限意思荆公臨川集以初作不兼作全蝴蝶

飛來作蜂蝶物却改此六字殆壞了王駕也漢隱又從而粉飾之
誠可發笑

昌黎七言古詩句法有以上三字而下四字成之者如送區弘南歸云
落以斧引以繩微差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發機是也五言亦
有以上三下二為句脈者如徒展轉在床之類是也

五言古詩昌黎以上三下二為句如徒展轉在床之類是也文選有出
郭門直視則昌黎以前已有此法身

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說者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吹之如歐陽修
題王明府知亭云山城要得牛羊下便文身詩人之詞宜拘常例哉
詩有近鄙俗而理足以動人者如白傳思子臺有感二詩云曾家机上
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撥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又云
聞生懸懸蠹生虫何異諺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教作
江充嗚呼使漢武早聞此語則望思何尚而築苑

秘時君曰上詩家亦有明者如老樵乘春不歸上為忙猿結四望春
上林更注語餘官上許坤地子倚行上客隨莫託夫及上東來更
吳也

唐人絕句有疊用而約者如高適玉真公主歡常言龍德本天倫雜謂
仙人每學仙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今而辨之令人有
詔忘味之意宋人詩磨則村鼓高第襟札無倫

或問于唐宋人詩之列余答之曰唐人詩死宋人詩斃唐人詩活宋人
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鉅釘唐詩鍊宋詩漏逗

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漫唐詩如貴介公手舉玉
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卜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斯言得之矣及客問
何從去之乃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味之則去之何言

之隱我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
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蕊多蒙別艷惹與

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
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

所謂倡子耳
衛有子之毋猶不能安其室而說風乃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楚懷

各聞之君也而離騷乃曰閨中既以遷遠兮哲王又不察何則臣子
之事若親分當如是身高紂之惡尤甚退之作拘幽操為文王之辭

也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深諫詩騷之旨矣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卸者如杜常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

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再酬張繼云落日陰山問暮信又曰寒潮
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識者稱之不吝只今之去聖者不過
如野人譟屢隨和稱好耳求其真識亦幾人哉或以為望而遠涉大
可謂曲士不可以語道者也雖樂天猶不免此弊獨希真物有采菊
露未晞舉頭見秋山為述之然和皮骨與鳴呼淵明妙處豈可以意
識求哉

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一箇字推斷數
鬢如句向夜深淨心從天外歸如畫日竟不得有時還自來如西句
三年得一吟及淚流如欲識吟待苦秋霜若在心如吟成五字句用
破一生心如吟吟五字句又白安望積如蟾蜍影裡清吟若蟻蝨如
中白髮生如為人姓僻既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待思入冥搜如
搜天斡地覓詩情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問心與身
為仇之類是也唯知者可以語此今人以自齊喊聚之心率爾為言
便欲過人恐無此理

王涯典甘露之禍樂天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不
山欲往時章子厚謂其有幸災之心斯言過矣獨東坡不然曰樂天
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余以樂天之心因蘇公之言始白
宋諸賢論唐以前詩多有評其骨節者至論本朝人詩便失其本心此
俗所謂護短者也

續年十一二時嘗侍家君膳詩彙有門外江深水沒扉之句續進曰江
深烏得沒扉不若潮來為勝家君遂投筆驚歎曰吾兄可與言詩矣
遂定為潮來字自是命續學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意正謂瑜蓋
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為功而忘遠大之業蓋識之也許彥周謂措大
不識好惡正痴人前不可說夢耳

韓文公以道學文章自任獨於詩推尊李杜云：見諸篇什如城南秋
句云蜀雄李杜後如為士云勸興得李杜為榮因凌暴如酬盧雲夫

望秋云高掛摩公謝在寒邊連白雁

仙死才薄持柔石鼓何之類此可見公不自高處
古今人詩尚質者或失之枯燥尚華者或失之輕浮唯淵明則不然質
而其味華而甚魯學之不達其妙如繪日月形體雖其而精妙處

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詈而不亂左丘明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今之工詩文者知此則善矣

東坡謂孟襄陽詩韵高而才短如蓬口法酒才而無材料其餘不然之

襄陽詩如玄酒滋味存焉摠有材料亦著於子不得

虞文靖公集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

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公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持鬼也

余謂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雲可言陰風不可言陰委長言角雖

香早晚食角難可舍耶此自有流例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

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陽亭傳身日不明記曰大夫不可遠乘馬此

類甚多

柳工州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月出不見人疑乃一

聲山水條回看天際下中流若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乃截去尾而句

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

無府載朱葛婦歌曰嘗睡不苦味若飽令我采葛以作絲按吳越春秋

不止此二句也勾踐歸國外傳云采葛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

之詩或作若何之詩曰葛不連蔓分台音我君心若命更之嘗睡

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此詩此下有女工織者不

敢違弱于羅兮輕素不違絲綿素步持何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

昔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首禱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

學詩家教如傳神始得毫髮不肖則為它人矣

嚴澹溪之於詩刻意古俸卓然不為流俗所染五言絕句如聞卷云昨
夜中秋月含愁頽影頻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如懷僕歌云君子
如白貝急得垂朱光妾心如雲水安得久照即船在下江只逆風不
得上結東作男兒與郎牽百丈天朝亦出門啼暮亦出門會疎細掛
風裡遺思無定時五言八句如從軍行云願以雙白馬結末句出塞
借問誰家子非邦俠少年營古隨漢月掛劍倚吳天說與單于道今
秋莫近邊如出塞云將軍救朔邊都護上初連六郡飛傳檄三河
控險連營當太白吹角動吳天何日匈奴滅中原得晏然如喜友人
相訪擬寄蘇州作云朝以竹林院開戶讀殘書几間晨風入荒郊寒
露餘故人步屨至清步每知踟躕卷還留與激泉同飯蔬

葛慶龍詩亦有可思如贈僧云七軸蓮經供茗熟一龕繡佛掛松寮
香亦備魚龍氣自采枝頭柏子燒如謝理得惠書云五朵飛來漬剎
簾言一響似水冷不教落在紅塵身讀與青衫白鶴聽如詠玉石

公云接書律重大猶光天下嚴校不敢藏北土老人無見者一編親
寫校張良山卷夜磬云繡佛龕前勤懺誦一輪月在翠峯光肅然下
界潭無響霜洗金聲遠碧霄如節杖云白髮幃中短衣閑行斜倚
小筇杖自家弄影猶痴絕不似初騎竹馬時如題仙人洞併謝州堂
方公所贈石匣云多謝林僧亦好奇新道石匣我禹詩鑄胎收却雲
封篆付鳴山靈木容時又云雲常鎮洞有時閑石匣中藏化鶴胎千
歲不須華表柱飛鳴南向洞山來

杜少陵好用句中全句為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為 問云致遠思

思况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類

洪武初王青霞林開謝

元功一日在上虞柳仲參家露坐談詠忽

見地有光如燭乍明乍滅二公恠而相之於磯下得舊石刻唐孟東
野送轉一篇云青山礪為塵白日無閒人自有乘車者爭利入
西秦王門典候門待富不待貧空懷一束書去將誰親嗚呼豈東

野平生刻意于詩，茲石久藏，聞二公談，味其精爽，於茲有感而發也。
歎

蒲菴復公嘗誦二句云：青山巖為慶，白日無閒人。全宜初公問何人所作，後以為已作，公閉目搖手云：非。公不能出此等語，後乃云孟郊詩，身云相持大笑，可謂知言矣。

昔有二道士，心忿相毆，一人裸體跳躅，一人執棒從閣上木階奔下，其儕作詩嘲之，其一聯云：缺火步罡行，月宇魁星踢。才下天壇，雖出一時戲劇，亦可謂工矣。

予觀金聲部原性西山別墅，索其詩全，未有悟處，蓋師心自匠，而孟浪者耳。以蘇君平、仲胡君龍、臣薛君正言諸公視原性之作，固當駭目而憐心矣。以楊鍊崖、張一笑、高君季迪、王君那濶諸作者觀之，欲求慙其心者，蓋亦寡矣。自青田劉公基金、華宗公濂而下，所為叙引、識跋、稱許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無乃是過歟。余以其集考之，原性洪

武初年總二十餘，其詩題往往直以姓字呼先，筆殊無謙敬之意。其人得非恃上自好者乎？否則其徒金清輩，編錄時欲尊其師而自改易之，未可知。若然，則又求全之毀也。予非好詆訾，見如此不敢雷同耳。

洪景廬唐絕句，載無名氏樂府二十五首，截王维風勁角弓鳴前四句為我，渾截楊子譚經處前四句為崑崙子，不知何也。

前人注書過求而害理者，往往而見。如老杜望嶽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不煩求索而理甚易。晚而乃引為資海岱，惟青州為指齊魯青三州而言，不惟不成語，且使此一篇麓野拙陋而光彩頓失，成何語耶，可咲可咲。

詩題長者乃小序也。如老杜集中詠假山詩，其題云：故鶴注曰：此亦詩之序也，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是也。

唐人七言絕句，有上五字下二字成句者，此類甚多。如樂天重宿驛感

題云黃君稱夢見兄弟王建魏燕中郎碑云、不向國經中舊見郎士
元聞吹楊葉者云、此時應卷畫驚沙司空圖白菊云、今朝第七十重
陽鮑溶懷仙云、夢見周靈王太子齊已偶作寄毛秘書云、借問秘書
郎此意裴誠添聲楊柳枝詞云、願作琵琶槽那時成文幹柳枝詞云
艸澤無人處也新漢州朱衣人題崇聖寺云、徧想十年前往事賈島
送于德持歸京云、別來二十一春風之類也此六一例

七言絕句有上三字下四字成句者、退之傳到城關打鼓聲高錫添鐘
火欲薰衣麝是也

唐人七言絕句首句第七字用也字法、如徐凝回施先嘗見寄云、紫河
車粟丹成也是也五言絕句落句第五字用也字法、如王昌齡題灞
池云、垂綸幾年也是也

有士子問于予曰、昔邵庵虞公以送表待制扈從上京詩示清江范太
史清江謂其失律而不語之、故公短年不解徐叩之、清江乃曰、後聯

上句第七字不雷同聲也、予謂此初學小子之談、身非清江語也、世
以虞楊楊范並稱、自公為唐臨晉帖、願不知律事、脫有是言、則清江
平日之作、必無犯此者、而集中七言第一首、正月節日上臨晉寺行
禮云、朝參不見承明廡、夢想三更尚是初春、重山庭列炬冷、流
水逐行車、葉閉擊梅、群傳琴草、澤心馳上帝居、聖壽延長天、廣天固
應涵養及、楚漁又贈王主事如上、都云、天官幕府盛諸節、又從皇輿
赴上京、解后向為遠道家、此詩猶有故鄉情、秋風響近拜琴峽、夜月
懸當直斗、感頌記今年上馬日、麟蒲並菓註、長生、又寄友人云、錦衣
行都直南州、幕府英名蚤歲收、如此一臺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愁
梳柳葉、暗潮聲、莫辭菊蕊岳影秋、此去三湘寧久住、近天須應望
書來、此三詩每聯上句第七字皆同聲、且後章莫與任、又同韵者、何
耶、二公皆法老杜者、杜集秋畫一篇云、秋尽冬行且未回、茅齋寄在
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表詔真、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

猶阻北人春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聞又去甲子春出
甲遷居新而見巫山楚水春處皆可以賦天子美青由來知樂春
州郵薛寄書近高客却岑非我隣吟指即中評事飲病後深酌蓮步
真又鄭射馬潛曜宅宴洞中云王家陰洞細烟霽留客夏筆青琅玕
春酒盃濃琥珀薄永漿碗碧碼碯寒誤疑茅堂過江菴已入風燈靈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珠玑聲珊珊此三詩亦皆同聲而處與
谷又同韵然則雖老杜亦不郵也于每與人辨而人不之信故筆
之于此以塞士子好事者之口云

天隨沒鵲依秦樹江學已蛇入楚梁李著作孝先題鳳凰臺詩也天隨
去鳥低平楚水學鸞蛇到大江張翠屏以寧九江廟晚眺詩也二詩
措意造語相類然優劣如辨黑白學詩者於此灼有所見則可與言
詩矣否則更與三十棒

少陵秦州詩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詠

鼓角也下得殷字最好戎馬之際四方鼓角之聲殷而起漸聽漸
振因風激之而入雲悲也只此一字其邊愁暝色蓋可想見公之用
字可謂入冥搜矣曲江錢思淺登拱北樓一聯云風雲壯氣來尊俎
天地哀聲入鼓鼙至正間紅巾苗獠橫行吳楚間生民荼毒于幼嘗
親見之每誦此聯幾欲淚墮

清江范太史嘗遊著禧觀古今所題瓊花詩篇什甚富獨丁仲容一首
云天風已消白玉姿曉日淡在青瑤枝昔人種樹已千載作意看花
來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更待春香滿爛醉
東亭何九旭九旭觀中道士也

陳景昇嘗以歐陽率更書芭禪師塔銘即所謂化度寺碑者惠劉後村
閱後三行後十年始補完之後村有詩云端平曾嘆闕三行淳祐重
來為補亡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須忙予謂此詩絕似樂天
唐人詩亦有不拘韵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

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撲五花聽馬餒未肥齊字不在微約

予嘗記前輩評諸家詩口訣說得極當如評岑嘉州云岑參句法諸家

別流出肺腑後兼抽其中錦繡出天然天忌雕飾起興結李長吉云

水月鏡銜詭恠艷海暈飛柳云風裏嬌燒烟中茉莉比質辭堪與商

語吳常應物云急流中勇退若此等學者當體認之

杜少陵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懽娛呂 謂不說嚴節但云頌椒不說

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予謂老杜非有意于奇而為之也藝當

然尔若直曰歲朝添諷詠寒食卜懽娛成何等語即離出蒙記憶意

經問沈絲同一律也

山谷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降云錫谷寒泉掬石俱并得新詩蠶尾

如急呼吏易借若事清江急雨看跳珠是功典世滌瘦腹令我屢空

長晏如安得左轄清顯尾風爐煮茗卧西窗

東坡讀盡天下書持文柄睥睨四海而獨推尊李杜二公以次韵張安

道讀杜詩云誰知杜陵傑名典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探看而體詩

人例窮若天意敢奔逃巨筆屠龍手微官侶馬曹又簡牘像刑在見

童蒙剝索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數語現之公可謂知言矣

朋友性淺淺有以詩代書者故劉夢得和樂天要欲傳千里意書札不如

詩

坡次韵田園博都夫南京云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亦有

思致

集古人詩前此未有主介甫始盛為之多者數十韵孔毅父嘗集古詩

以贈東坡

近世施則天詩錦飲水餘味用白樂天飲水食藥字言清苦也

飯類山事西蜀趙次公彦材謂太白饒于美饜數言甫之為詩如砌飯

為山也此豈次公臆說歟換李杜二公集中唱和諸詩致之相推尚

不暇太白豈獨為此惡味之人耶以勢言之飯類不足山名耳

東坡次韵劉賁又春日鷓鴣傳詩餘字第三首神態森之像他處及然
非本字也此不可為例

東坡少時過一都院見題壁云夜凍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
也予謂似唐人詩

東坡一化句有風人意終云蓮子學開須見憶楸枰著尽更無期破移
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淡此張公詠在蜀時一錄事參軍老
病廢事公責之曰何不歸明日作此語留別求去公謝曰同僚有詩
人而吾不知遂留而慰薦之情不得其名待亦止傳此而句斯人也
可謂有識而敏者歟

東坡送黃師是赴兩浙憲有白首洗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時人皆不
解乃問公曰答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惟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綠
衣乃指朝雲也蓋綠衣乃詩篇名妻之服也

魏野閉居即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雛有閑逸之趣

坡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詩有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之句可謂

一名言矣

坡遊法華山詩云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以文消裕也

僧清畫皎然九日詩一首弘秀集不載漫錄于此重陽荆楚尚高會此

雅陪偏見登龍客同遊戲為甚風文 水疊雲勢擁欹回持菊還相

問舍情愧不才

徑山長老無畏大士鑑琳湖之武康人也在常州以詩問東坡疾云扁

舟駕蘭陵白懷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

來問疾若以嘿相酬露柱昏咲出

周表遊天竺觀激水有詩云拳石著姿色雨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

不見跳珠碎疑是暮間滴雨聲坡嘗次其韵坡則五言也

青衫白髮老秦軍旋羅黃梁換酒尊但使有錢留客時也勝騎馬過人

門乃盧秉詩

坡有避諱詩壽壽畏病酒入替之句注醫謂不作諱也酒入替謂止酒不飲也

老杜詩苦遠白髮不相放按字書放置也縱也捨也即杜牧所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謂樂天亦有紅顏今日難欺看白髮他年不放君自是唐人語也

東坡作詩多信筆而成畧不經思故無沈例此一病也如正月十六日與客散步野人家禳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此坡自序如此蓋嘉其志也查詩卒章云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被黃四娘者何人哉而以此林語似不倫又趙伯成於坡為鄉人趙有麗人吹韵春雪之作云知道文君約青鎖梁園賦客宵言才以故人之姬侍乃用挑文君事為未安又自注云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坡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迫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坡戲用其韵答之畧云主人有酒君獨醉蟹蟹何不左手持盞復見吾橫氣機道君追君一絕脫

古人作詩命題亦不苟如老杜麗人行本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僧仲璋念奴嬌一闋見蘭谷先生天籟集其辭語亦雅健可愛因錄于此消磨九日算年一唯有黃花白酒把酒簪花能有幾七十光陰回首人恨難期酒盃有限花色應如舊花釀酒釀酒問君著甚消受

彭澤千古英雄有花能折有酒能傾否萬事悠悠一醉花酒休教離手明月西風闌珊酒盡憔悴花枝瘦酒腸花眼正宜年少時候

先君嘗作西江月詞云要訪青州從事須携白水真人世說桓温有主

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謂到齊下督郵言在馬上住也

歌曲之名有鼓頭鴨坡詩家有頰兒能唱綠頭鴨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大漢則大澤漢墨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余又見宋坡真蹟墨如漆應起褚素之佳山谷亦謂其用墨太重而約有餘余謂吳興所云特指書寫至乎行書則不然按書云

余見破齋州書四丈幅其筆力遒勁如瘦蛟擊雲俄席距者非世人筆墨所能到也或呼為請仙人豈虛語哉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真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耶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行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歎使清風傳萬古湏如明月印千江

予見顏魯公江外帖硬黃書用墨甚濃字極妙可臨後有松雪題跋或云考亭朱先生行書學魏武帝此事用考

定武本蘭亭序凡二十八行第一行下闕會字第二行群字上尹損筆九行察字下示損二畫十一行十二行間字空處刻八九分二十行古字損左上角三十一行上不字損左上角二十三行上喻字損右下二直畫之平二十八行末文字損右磔

孫章黃太史庭堅自言予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未焚道舟中觀長年鹽漿群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此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安能得其彷彿此與搗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同一悟也

東坡嘗手書黃庭內經以贈徐光道古義之寫黃庭經用鼠鬚筆白蠟紙

章州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麓書之出書新張商英天覺喜草書而不工

奉印章篆文謂之膠篆見有漢藝文志試學書六條之一也

王夫人字孟卿號春暉工書高晉文貞公嘗題其書曰卷第所云清輝
非恭筆時見莫不知指何人也

倪瓚元鎮常州無錫人其家素雄于實而賦性清介其常遊息之所以
板築地而於飾之置短鞞粹數于戶外客至輒易以入或有誤吐
其地者即令青衣滌拭之其好潔如此平居日造數賓客焚香澹茗
賦詩鼓琴以為樂尤工水墨雜畫予常見其小景喬木數筆坡蘆岸
脚以淡墨為之不事點綴而清氣逼人非尋常泥粉墨者比也嘗奉
黃子文極推其能云

顧因字子因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
仕歸年如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過奇畫吳嶂珍木
怪石輒睨目凝睇久之境與意會使欣然忘遠歸即棄輿揮掃極其
變態甚則跳足大嗽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眾家無所

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
蓄古今名畫奇物身濡目染故識見他人其為人面大少髭長可七
尺性介寡合清措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之於繪事以氣格相高非徒事粉墨而已也觀少陵詩可思過半
矣於書將軍寫凌烟功臣則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芙蓉颯爽來酣戰
叙其畫馬則云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又云曹魏先帝
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及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劉
少府山水障則云元氣淋漓障猶濕真穿上訴天應泣王宰山水圖
則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墀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李昇師
松樹嶂則云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常偃双松圖則云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季姜楚公角鷹則云楚公画鷹
戴角殺氣森々到出朔天青驃騎則云是何意氣雄且傑駿尾蕭梢
朔風起矯々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壁上章偃画馬則云戲

括秃筆掃麟蹄欲見麒麟處東壁薛士傑畫鶴則云佳此志氣遠
惟粉墨新揚監畫馬則有珠姿冬獨立清絕心所向疾葉千里馬
氣敵萬人持畫鶴則云高堂見生鸞風爽動秋清今之畫者往往向
于毫末不知游心埃壘之外而欲追躡古人難矣哉
世人傳王山農寫梅每自行幹令其子身及其女作花無是也其父
行幹法亦不同且山農無才

王彥章現馬圖橫披不知何人筆也一荷以豹皮覆之蓋公平日嘗言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故身

有題管夫人所畫雨竹絕句不知何人作也詩曰露髮雲鬢洛浦神水
肌玉骨衛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適寫滿湘雨外真

夫人能畫輿詩嘗入觀中官命寫梅稱旨且命題之詩云雪後瓊枝嫩
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看

坡翁嘗以絹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

畫有墨竹墨梅之類未嘗有墨花者宋汴人尹白能之予嘗見折枝牡
丹用墨勾淡而潤其工不下著色然不知何人作也

朱璠善畫人善畫世傳吳道子畫多璠筆坡翁所謂朱璠唐晚輩是也
一作錄坡所謂更補朱璠為道士是也止是一人耳

艾宣鍾陵人也圖畫見聞志云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則是風
格坡翁嘗有題其所畫竹鶴黃精鹿杏白鸚鵡蓮龜四詩

百多朝嘗得宋漢古畫八景圖宋嘉州其目曰洞庭晚烟廬阜秋雲平
田廡落潮浦帆歸雨暗江郭雪藏山麓泉岩古柏石岸孤松

咸子昭畫主董元絳色出入小李將軍父子燕文貴王晉卿趙千里教
家水墨師巨然

皴法董原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名芝麻皴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
皴巨然短筆麻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

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古人画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的綠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緣近
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画家土黃用水一梳以舊席片覆水梳去置灰用炭火煨土黃紅如紫
置地上以梳覆之待青冷細研調作松皮色及紅葉等用俗工用懸
脂銀硃者陋矣

鈎勒七葉子樹起于李將軍圖同專用此

江上七株樹出于董元但用墨筆無作鈎勒者

有韓老者画鷹雞類然設色有法其人乃王大痴家僮也

姚燮淡

顧用道

龔用翠岩元初人山水學陳仲美武唐亦學仲美陳却學董元著色

學王晉卿出入董元小李將軍

子昂馬學龔翠岩

陳宣使歸愛山老人魏唐武子元人趙松雪嘗用六朝人畫法作沒骨

水圖畫陳像戴笠披冠被鶴鷺坐磐石鼓無絃琴石椅有榕樹陳仲

美因愛山見松雪公坐間命仲美調土黃如漆公特器愛之公嘗為

丞相畫北海秋山圖數日索不成一日同家人上冢仲美守

書閣乃於公緇素上索成錄書閣竟歸公歸見之大喜亟託愛山石

仲美至家有師資之道焉公所作大幅多仲美筆也

丁檢庭画馬詩云不必前身作馬通馬語用東坡全句註劉王後能說

三生事白云作馬一喝則望驛而嘶傷蹄則心痛又楊翁偉知馬驚

踏類此

看画先規其韵今人見画不識韵往形似求之此小見俗子見身鳥

可與語哉歐陽文忠公嘗云古画下意不画形好事者當知公識見

吳子人也

坡嘗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画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

於鮮于子敬家則已裝背完好子敬以遺後。作博謝之者已將錢
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為道立之句蓋錢鐵石梁武帝時人命法帖大
王書中有錢石字世所收吳画多朱絲筆絲一作瑞唐人

打碑文上墨後須融蠟指之則字畫先潤而墨不脫否則漫漶不明矣
北方用駱駝油亦佳或以酥融蠟用之

點書以藤黃和硃用之則色紅而益硃

筆用鹿毛為柱羊毛為被見崔豹古今注鷄毛亦可為筆海南有之山
谷常用作字唐人又以胎髮為柱尤佳齊己嘗寄仁公詩云內為胎
髮外秋毫綠玉新裁管束守老病手疼無奈尔却資年少寫風發令
用鼠鬚為柱亦健

欲試藥塗硃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凡塑土偶者稱博換其法先博土為人形漫帶其上而糝之既髻乃去
去空中則髻帶自成象矣博換字或作博丸或作脫活義皆一也今

為木偶者謂以銅絲盤結其頸冠為博丸竟不知何說

松葉可釀酒唐人詩云松葉堪為酒春來釀幾多是也松花亦可釀王
建有說酒寄獨孤少府云自看和釀一依方樣著松花色較黃是也
予喜五兵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偷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

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規法怡以其可逐
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近事以其可作止之心手俱閒則寫字作
詩文以其可兼濟之心手俱懶則生睡以其不強役于神也心不寧
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于久之心閒無事宜看長
篇文字或短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
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
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會稽夏叔通先生家有廣川書後廣川畫後二書王玩草嘗借膝寫謂
此金石至瑤也蓋宋人所傳不出姓名錢鈞羽家藏之

世以學鐘為昏曉之警者尚矣通一百八聲而音節各不同前學七後
學八中間二十餘、發更兼臨後學三聲三通換成一百八此台州
鐘聲節也繫十八慢十八六通換成一百八此越州鐘聲節也前三
後三中三才三通換成一百八此杭州鐘聲節也
禁鼓聲亦有數三通共三千六百九十聲張山門先生云
欲引竹瘞死猫于隙地竹根自赤生筍尤盛蓋佛書有云如竹見猫謂
此身

宜擊上於加切下若加切中尔方言謂婦人根惡之稱見元經世大典
鶴者神仙之騏驎也魚以耳息處運尾閉神仙家皆有取焉今畫壽星
多後此三物

周官夷隸絡識字與鳥獸言蓋古有是術按僅公二十九年介葛廬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揚翁傳聞馬鳴曰彼馬罵此馬寒此馬
罵彼馬於白兔年解會言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巢可共

會昏此類也

交人村落多以謬名如梁六村梁介林之類

太白桃李園序亦詩如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所
作作三斗為罰時宴者二十四人托令六人斗飲酒之益也石崇有記
杭州寶所塔俗說為保叔塔謂坡造此塔期冥福以庇小即薄味之徒

附會學誣如此如以錢王旌髮殿為惡發殿之類

佛書之數以萬、極為恒河沙萬、恒河沙為阿僧祇萬、阿僧祇為
那由他萬、那由他為不可思議萬、不可思議為無量數注謂天
不可蓋地、莫之能載謂之無量數也按九章算法起一十百千萬
又自一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萬、為一億再後一十百千萬起
萬、億曰兆再自億兆起至萬、兆曰京再自一京起至萬、京曰
垓再自一垓起至萬、垓曰種萬、種曰穰萬、穰曰澗萬、澗曰
正萬、正曰載萬、載曰極也

昌黎送諸葛覺隨州讀書詩靜侯家多書棟架三萬軸一、懸牙籤新
若手未觸按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卷一、厚置如書
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而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
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帶紅牙
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綠帶綠牙籤子庫皆雜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
庫皆綠牙軸赤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釋氏書言大悲像乃現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據唐書
太史慶善院大悲閣記云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
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己而果然今之
作者皆祖惠之云

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掛練請之長紅令人用條旗導馬前亦其遺意
也

坡翁嘗以恠石、斜寄魯元輪少卿所謂石斛即今人家養菖蒲小方

石盃耳不然何以言清池上九葉碎月落杯盤邪

唐婦人局有橫雲却月遠山城眉之名明皇幸蜀嘗令画工作十眉圖

城眉則城眉尚矣遠山防于文君漢宮人画八字眉又梁

美婦改駕鸞眉

好畫長眉

卷畫溪在常州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
去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拆俗呼為卷
畫溪也又劉商隱愛義興之卷畫溪遂葺居為陽羨常州凡言卷畫
者即今之生色也

澄心堂紙詩文發源云江南李后主所製李龍眠畫多用紙劉貢父詩
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漫得就使得之
當不識東坡謝宋肇惠澄心堂紙亦云百金曾作百金收之句當時
所珍如此

梅雨三月謂之迎梅五月謂之送梅出風土記

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白蘋洲在湖州柳惲長為吳興太守於此賦詩云汀洲采白蘋日暝江

南春因此得名吳興統記云在雲溪東南一里

徑中夏無蚊

據言載唐令狐楚揚州處士張祐常與柳惲楚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

又急恍下人須好衣祐應聲曰上水船底又破好看容莫倚把

蜀志常璩所脩華陽國志華陽成都倚

湯泉咸亨一年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改為華清宮北向正門曰津陽門

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昭陽門其下有瑞光殿瑞光殿

九龍殿宜春臺重明閣芳風閣十八名

福嚴寺在南山半巖石甕谷有懸水激石成甕形因以谷名為石甕寺

鄭惠津陽門詩註曰石魚岩下有天然石其形似甕以貯飛泉故名

崇以石甕為之寺名僧于上層飛樓中懸轆轤斜引脩綆長二百餘

丈以汲甕泉出於紅椿喬樹之杪

登永泉在滄洲九視中出泉濶百步亦云流永泉渠雖沉金石終不

沉故州人以瓦鐵為船舫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深淺人有登蓮花峰見人烟

屋舍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是靈仙之窟宅

慶壽寺有志公泗州二像皆其真身所塑者金梁王宗弼自江左取置

于此

洞天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百里在天台縣青城山高三

千六百丈周圍五十里出福地記

河南汝縣深山居民團結為盜謂之山棚出唐史

世所傳甘石星經者按晉志齊有十德魏有石申太皆掌天文

東坡嘗曰錢四莫與它名字錢四謂穆父也穆父有九子遂以九子

母丈夫目之

東坡自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又徙湖及按察印權知登州元祐四年
知杭州六年知穎七年徙揚公又知定州前後凡八州按公在八州傳
我往來頻之句

小兒世俗以丹砂紫脣塗之以辟邪氣不祥也東坡虎見詩丹砂紫脣
不用塗本注

踏青之遊惟在春時未聞指某月日者蘇頌濱踏青詩序云履之東門

十數里有山曰墓頭山上有亭榭松寺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

女相與遊戲飲酒于其上謂之踏青也豈特眉俗如此耶

吳人謂水中可為田者為沙

履之二月望日繫黍器于市因作樂縱觀謂之登市見蘇頌詩序坡將

蒞 歌輪土釜等蓋陌即曲簿為春者也履歌為輪土為釜者隸所

用具身

湖州道場山側有何山何錯讀書于此得名

興元有路通巴州險峻者謂之孤雲兩角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椽言

極高也

匡山有峰曰凌霄亭曰含暉又有白雲峰明菴靈鷲塚一雞字隨法會不

食生類又白兔二常跪于杖屨之間昏欽禪師事也山有龍井水洗

眼輒效

東坡近地有門在乾明寺前五十步所謂日一出東門者

誌公生于鷹窠于類鳥爪死葬蔣山高僧傳

辭儀奔日之仙也

真諦霍山有道者鄧伯原受青精石飯之法

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過閏退三寸故坡有園中林草木應無數只有黃

楊危閏年之句

東坡答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

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蓋言

文南也文甫嘉州廣德縣人與若武為東坡在昔嘗與之往來
揚州竹西寺山上有井其水味如蜀江神曰蜀園
通明殿玉帝殿名也見明聖真君傳

冷齋夜話謂東坡嘗其前住為戒禪師常衣衲衣
萬回和尚新被錦袍玉帝乃唐武后所賜也
海南人木作寒食惟上巳日上塚

諫苑南史李泰業集古人章疏所作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除夜連日不眠為守歲俗
之風俗如春

折兩法有刑白鶴者坡詩蒼鶴無深亦可憐折頸橫豈不敢恐志林
鶴能警盜不能却蛇且又有折尾惡夫坡賀而詩又有而况刑白鶴
下策若勿取之句

博羅縣香積寺去縣七里大北象頭白水三山犬牙夾道山間皆美田

寺下谿水可作碓磨坡所謂若菜塘百步 而落之可轉而輪舉

四梓者也乃屬縣令林林使督成之梓字天和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坡有詩云扶桑大尔如甕蓋天女織綃雲
漢上往來不造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謂其幅廣也

直人參桂風子先生問以兩臂中間一點明先生云緊要處不在奧由
卡一人參金蓮頭先生問身中管守何所先生云但有所守便是固
執必然作瘕但當知之順其自然耳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
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質藥率病
輕重注善藥緘以界之而歸其真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饋
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
能自食日購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嘆曰此不難治乃命悉
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籍地板相土為坎穿女子其中局其處

或蒙人候其手之動而作聲當無幾矣之至是果動而聲發矣九
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侵故也又善吹
笙辰推福福尤習武藝二日見其搖開漆弓可久挽之而數彈而下
與並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忠孝私賊其母不許聞故其母
以實對可大曰少身亦無傷也我命亦幸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
愈明年果卒

杜清碧德武夷初至擊病腦痕瘰之不能食米丹溪往視之曰何不服防
風通聖散清碧曰已服數四矣丹溪曰蓋以酒劑之清碧乃嗜酒自誤
為不友

余一日同原長老登樓雲峯觀偶談及宋玉長劍歌有倚天外之語
原想謂余曰西江且道近世還有此劍否余初不以為意答曰否或
有之原思屬聲曰有即謂有無即謂無不要擬議余曰有原曰將來
某者余曰此劍非和尚可看原曰也道公將不與余曰適聞已呈露

了原作拔劍勢一咲而罷此雖出一時戲談然非胸中實有所見安
得操鋒捷速如此哉

近世稱字吉者無如張東樵樵字畫成卦即云：不為獨與余一
日坐樵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樵曰是為吏緣同書論之當送刑
部管四十即回二僮相視嘿：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請政司兼
決可東樵曰此行不可逾旦期歛已耶余謂管四十未可知僮曰車
律當然身樵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艦船也僮曰某官艦船也
洪武初泰知政事劉公某恭知政事王公某蒞湖江日改拱北樓為來
遠樓揭樓柱視之曰三日曰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身劇
公以曆日依邊坐法王公定樵問故樵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
也遠之二點相續者河燕也公命樵易之乃名為鎮海云

至正末予之從祖父憲訪府君居越之私第病筆予家君在戲語書一
畫字占之樵曰死矣尚何与哉是晚報音果與日重叩之樵曰畫

字之形山者表其九三中有事上刺地直者發其也廣此若此者
死乎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履亦其為忽謂家君曰
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剛東人來一如後所云即之
甲吾聞雜器聲知耳余謂此術者有之如佛國證餘聲王生應而
聲是也先是推掌家自夫樂遊者依余家舍浦居之其家君初亦
謙一見信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于時余召其子來情不願
也其姓張氏名某字德元某樣其自歸云

吾家掌山物人杜微之夏日常隨其月乃入西也至湖上其甚月乃曰
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嗟氣忽黑雲一縷隨而覆之
至正未有道士秦無文者同二三友在蕭山却行時夏雨潦水載道友
人倩藝緣者負過藝者難之無文折笠軍擲田中見巨鯉潑刺藝者
爭捕鯉弗得所藝緣一時踈蹙殆盡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
之主者曰禮補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
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處札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襟以
黑白鼻令揀之未日不非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
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去戌冬果死固圍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抗詔明白溫五郡之民賊沿海諸鎮時會
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存永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于
嘗詢于習海事者曰賊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而所擊故其光
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 海之上有浮玉山，下有穴，中
有大水瀉滴，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嘗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
泗波川路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至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起沙
水震其首肖狗乃騰去即向所路物也

開元天寶間樂事多以遠地名曲如伊州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
破或謂有北亂之識汝南李煜樂有念家山破此尤非美光朝樂事
尾聲名然如賺熱隨熱隔熱獨熱三熱七熱之類至正之間賦詩
律殺戮無禁亦豈其先兆耶

制律作樂有闕休祥非精于理者不可也宋皇祐二年太子中舍致仕
胡瑗作雅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
鍾命而直其聲薄不發若作佐即劉義遠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
之虞乎已而果然也後宋鑑

張即之居陽人善書自號樗寮

後至元間財賦公官將航海入都阻風行橐空乏無聊一日而止龍見
于天腹直公始舟人皆驚恐少焉端隱去會公之故人舟亦至其
人雅知公廉贈錢五十千遂行

余舊館人李祖膺天錫謂余言一日夏夜大雷雨祖膺起聞戶通為掣

電所觸上下如畫雲隙見一龍長可數十丈色正白鱗鬣爛然

歐陽圭功卧疾有蕭延檢者來謁其人善卜公令占之蕭曰神雖吾儒
所不道以卦言之公豈有冥諾未償乎公曰嘗許作洞庭君廟碑耳
已託同朝某人為之矣後公夢三郎持劍刺環舞公時且曰後舟楫
經此更當護送又舞劍而去公疾遂瘳

笑不止善因進曰公向讀考何書而責善群笑耶公曰吾誦者釋談章
身即所謂善庵呪者也其詳五提頭誦之能使人心神和說故咲耳
即如趙家之靈樞中篇六四提頭中篇乃中宮之音自丹田中出今
人不知乃從舌端發聲 非也

齊王長史胡君至正末嘗夢人持龍目二字授之曰此可為君字龍字
乃青紅二色各書其一旁後以為字

至正丙戌越人夢石鹿而有者即之兆蓋石鹿者食綠也

園菴伊公工篆八分乙亥秋忽夢二青衣來曰王公請寫一紙待云

寤而憶書之後數日示寐
雪齋起待制做自言其太夫人嘗夢异僧抱一兒至門夫人亟以裙承
之遂娠先生先生幼而穎悟讀書能文至正間登進士第尤長于古
賦時人以賦手目之老而皓首童顏積眉秀美衣冠濟濟煦然之氣
可掬也

嘗見人云海中海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鱧魚皆能變虎

張國芳嘗見鮫魚變鱗形首皆鰭尾猶是魚也

溧陽嘗大水群鼠皆化為蟹

越州馮祿禱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岳州洞庭湖龍吼如雷聲聞六十里

余夢中題蛭蝶圖而句不記得光童洞間摸著時漫錄于此可一笑

實戊寅之月十二日夜

元年春二月九日夜地震牆壁皆搖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號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蟆

如箸筮矣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予從祖父廣信府君宿錢塘東第夜半令小僮驅馬撞着一物驚破

抱之而躍在後身有毛黑色長丈許豈所謂夔魍魎邪

余嘗夢人一土偶眉目活動似欲以小孩要予為予甚鄙之忽稱予

曰太守太守予慮之曰吾到任時為尔立廟又厲聲謂曰尔須福民

乃可身予隨与二三儒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行至一兩厦屋數間

地上見木棊子三枚各刻一字曰富貴壽余次第拾而懷之且同諸

儒官會食而寤實洪武戊寅五月十七日夜也因識于柳橋書所

癸未正月十七日夜余夢暹羅惠予禪僧錄墨蹟乃以色僧易絲作小

楷法度出入右軍大令間極清勁光彩耀人袂以青羅帕真奇物也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畫見二意脚呂梁云是吳府

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餅供二客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若平

日寒憐雖元必後生慎勿憂是日果死三日後獲蘇者至二官府
設王者像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通靈處否曰未有生以來
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沈之狀塗其項久之心骨醒寒累世之
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龍
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能非某罪也上帝以其有陰德賜
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車轟然一鬼因也與之對詳其
情起後押入冥獄夜久果放還自後素所乘素馬出入士夫家能談
其前世事聞諸王舟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西域人種羊就骨而生羔子幼而開之淵願先生吳萊立夫者金筆宋
太史謙之師也博學能文其集中有西域種羊度書稱歌漫錄于此
以贊其事歌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供襍虜雷道刺刀羊可
食土城留種羊脰骨四圍築垣開杆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鞞菘抽
膺未斷馬蹄踏鐵遠垣行羊子跳梁却在州展王如拳不同老飲西

蓮開塞饌肥裁及稱作書林瑞南州侯客過西人者得子得今無倫
君不見水委之錦欲盈尺康冷年來貧不貧

洪武己酉夏杭州吳山三茅觀雷擊一白蟻蚘長尺許廣可二寸身有
真書素白起三字，殷色會稽宋允常甫親見之為予言常有不安
人也

皇甫某宋末人伴蜀過我道所愛女做寐輪上不覺墜屋下父母痛絕
不得其屍而去自後屋下寺僧常見一少女持花供佛聖跡之其去
如飛疑為飛仙之流後伴解任還至墜處於寺飯僧資冥福為女僧
具言獻花事家人覘候之宋某執之不得乃召虞人張羅獲之即前
所墜女也問故云初墜時偶冒古藤間幸得不死昏憊弥日既蘇株
山花食之身輕不飢再下上無阻乃相持踊逐遂與俱墜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信如蚊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
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騰出臂果一龍摩雲而去

嘗有道人坐一室怒髮中落，有聲如雷，鑿一穴，隨山隨大，俄風而化龍而去。

宋元豐八年有屠者，故凶忍於市，方欲解牛，力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

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奉。

禮部文庫祥院院誌宣州府

老矣將遊仙，却覩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

而種數獵人，終莫能嘗，將有寒來遊，報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志嘗。

朱

安期食大如瓜，洛陽香山寺僧歸鏡，空遊至西湖之孤山寺，飯甚過。

梵僧探囊出一孝大如拳，白吾國所產，空噴香榭水飲之，梳石而寢。

既悟乃記前生謀法華經于同德寺，如昨日詳見高僧傳。

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書薛成文曰：神清之洞，明日復。

尋不見。

碧筍飲起，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之際，率賓客避暑于廐城，取大荷。

葉盛，酒以簪刺葉，令与柄通，俾喻之，名為碧筍。

丘溫解在交趾境，至元癸巳春二月初三日，陳剛中至此，驛見新月在。

天心

昔有僧達孫思邈者，乃唐衣冠，請僧轉法華經，出城眉山記。

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

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冥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

并乎人火

東坡遊金山寺，二更月落，天色深黑，見江心有炬火，明焰燭山，棲鳥皆。

驚，故坡有慨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予謂此非怪，乃。

陰火也。

樂史寰宇記，靈隱山以許由葛洪所入，去志歸本，名稽宿山。

上天竺觀音像，石音天福四年，僧道翽一夕見山間光，往視之，得奇木。

士不能名乃命直者祀他錄封像沿平中即尋秦表其并等士之
賜靈感現者院願今格謂像泥水石刻者非也至正間丞相達實帖
睦保公敬事之累有奇應累朝所賜及士民樂施者珠貝金玉等物
設一大厨貯之專一僧掌局鑰于常見其玉鐘玉珮香像琉璃瓶
冠數種其他琉璃珠異珍皆不及見矣洪武戊午歲大旱時秦政徐公
大德制徐公某以下皆免冠徒既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日復迎
之乃出旂旛鏡鼓像樹之盛溢于道路是日亭宇富民孫大俗姓孫
茶湯飯饌瓜果之備像抵而天寺而安焉時青天赤日斷無纖雲至
中將息海東頭黑一點如大獲狀吉西而東聯息間如車蓋乃雲也
隨近隨展不頃刻間已博覆矣無暴風雷電之作又頃之大雨如撒
菽樹中潦水盈尺至酉時始霽人心感悅諱諱之聲載于道路此予
親見者也感而遂述之理實而徐公有以致之也
張朝奉仍常見永州何仙姑淨藥餅之人疑其以此而壽

張路公嘗一日至武夷凡所歷悉如舊遊心竊怪之繼至一石室見道
人坐化其中形體如生因寤其為前身物哭而遂故句跡為蛻卷云
元朝嘗遣使祀河濱時 郭張賢子俊者實從行直至龍巖頂上有海
眼之一眼東流一眼西流後轉于東若海眼水大則河水亦大水小
則河水亦小

高廟梅梁乃天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
庵石洞仙舟并灶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別伐會稽禹祠之梁
其下則為它山堰之梁高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而雷
飛入鏡湖與龍鬪久見梁上水淋漓濕蘋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
索鎖于柱它山堰之梁長三文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
刀墜候傷之出血不止今高廟以它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
非舊物也

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累其上一竅汲以造鑄一竅汲以為染若

易竅汲之皆不能服用此理何耶
相傳扁鵲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丸如藥

姑蘇橫濱瀆顧密藩二處所產菱大如拳七八枚可一升也蓋菱及余
從祖兄克用在陸墓南左時嘗以惠予人焦味適焦善畫因作採菱

國以異之

迨之羅池廟得荔子并分蒸葉煮于花如菡萏紫紅色子如肥兒一

故生數千枚皮綠肉厚黃色食之如柿味極香美勝瓜

洪武心亥考遣使發卒修堤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極得一物類不見

臂紅潤如生無有穢者遂烹之此由芝也食之延年

南交有樹八樹如柞木厚葉鮮紅類霜後楓實奇為油土人資之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核會

數實花落實出天如斗皮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而若蜂

房近于處可食其熟瓜無骨而風韵適之子如肥兒核大亦可煑食

味似葶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鱗首無鱗有骨若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又有小果色紅可愛味酸名蘆都子

安南有桃綠色味苦澀名冬桃

英俗名雞頭一名雞菓

甘州大者如梓土人以祭厚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窠若床榻之狀

以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窠別

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中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藉

盂醜句所謂祀鼠耕而立者是也惟畏地雅地雅形極小人則養之

僅入其穴則叩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

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李度珪五代時人造墨極佳秦少遊晁無斂家多有之

玉面雜謂之風，雖止食山果而素氣過，故其味獨厚。他種宜精食，尤
佳。

蟬與石，皆海錯之佳者。

宋朝時姑蘇進蠟紙，有佳者，謂曰蠟箋。

父納去西國，似細葉，又有如樹葉，綠衣亦名父納，可以扣合，諸香晚之
能聚其烟，青白不散。

映山紅一名潯頌，一名杜鵑花，唐人呼為山石榴，花雍陶開杜鵑詩云：

山榴一夜枝紅是也。又李群玉山榴詩云：洞中春氣蒙籠，唯尚有

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數石棠金谷園。雍陶又有數靈鷲

寺山榴詩云：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紅凝艷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

即是杜鵑催落時。

大德七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
飯，練之。比趙承旨松雪親於杭州館中見之，嘗為圖，其神駿而魏其

上云

黃松溪題高麗五明馬詩

受田家翁大官

之羊五味

趙澤民先生為予言為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

名喚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麀鹿雉兔之類，無

虛往。先生深愛之，比歸，其衛指揮某因索之，先生每語及深，為惋惜。

獨依起于五代時，民苦於兵往，因親疾，割股或既喪，而割乳，虞蒙以

引免州縣賦，後戶部歲給蜀符，不可論墨，而謀州縣出紙，歸為蜀紙。

公權主藏，暨海陽，麓安所瑛，唯筆硯圖書，身自扁鑄之，常評硯以香州

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吹之。

蜀有蚊大而黑者，夜藏畫出，噴膚成瘡，土人患之，名漏網，一名沙末。

子

松雪翁在英宗朝，御園預賞菊，乞中植，第中種黃白粉紅三色，次年花

或謂博昇常公嘗曰吾所得三本都勝皆自自是人曰黃都勝白
都勝粉紅都勝園翁竊本感感以傳得直甚傳按為譜已有都勝之
名

樹老金華山中多有之博家以為蔬味極美黃休持云博採樹衣臨池
擊指此也

蘇州博昇明言波澤間有政子州信實則有出生其堂久之出生葉是
成蛟則實非越中亦有之

海中有中物如扇其文如瓦屢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

松卿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瑞境好春雲一筵秋風初烟出蒼：惠自

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而三月三日傳一見對人搖動

不如^煮宵入五雲清暑殿

或以蔓菁為蘆蘆非也東坡有蔓菁蘆蘆蔓菁詩云自煮花蔓菁又云
有蘆蘆根尚含曉露清則非一物信矣

茶之上者有西溪北苑之名蓋二地皆出名茶

烏似鳳而小出西蜀即俗所謂倒掛子東坡梅花詞倒掛綠毛公

鳳公小也

紫筩茶名有兩處湖州有顧渚之紫筩常州有義興之紫筩

謂之漂板詩東海取量漫 鼓亦用漫字作觀俗字也

木自生曰槽

予少年時喜飲糖紅酒味香兼美乃知長吉小槽酒滴真珠任唐人已

之也之約語陽秋記閩廣間所釀其色均如燕脂

之酒曰壓筩紫黃州有之

蒼身神農木州一名胡菜二名地葵三名卷耳

湖州多蠶而豹脚尤毒

琴材以孫枝為貴凡木皆幹實而未虛惟桐反是

白蘭酒名非酒菰也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蘭善釀酒處暑曝之

日中爐句不壞國以得身又未照曹州刺史光武嘗賣酒之養路
途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因名禽奸酒遊俠詰曰不畏強弓故刀惟
畏白蘭春醪

東坡有雷琴甚奇奇玉潤道人嘗聞妙於雅聲嘗呼使彈之
泥滑、竹雞也蜀人謂之鷓鴣鶻在處有之泥滑、以其自呼之聲而
夕之也遊齋閒覽謂白蟻開其聲化為水

牛尾裡洪州多有之曰甚美

子魚出閩中味最美遊齋閒覽謂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
應侯廟、前有港、之魚最佳令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
子魚又而陽標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者字謂大魚應
死者皆以印封之

一指中陳季常嘗以惠東坡、有詩謝云半升僅洗淵明酒二寸俸容
子夏慈疑印古編撮也

周禮常以石捍惠東坡乃烹茶器也坡詩而映云蟹眼翻波湧已作龍
頭拈火梅猶寒薑新爐少茶初熟水瀆雲蒸蘇未乾掉作燒

領中唐製也着項以承汗者 有白布長衫紫領中之句又王貞白

寄鄭谷詩云火鼠重燒布水蚕獨蠶綠直頸天下手裁作領中撮

白帽隱者之服管寧不應州縣之辟故常着白帽老杜亦云嘗念着白
帽采薇青雲端南史和帝化百姓皆着高屋白沙帽

魏初有恰之製狀如弁缺四角魏志注云太祖擬古皮弁裁犄角以為
恰以色別其貴賤本苑軍飾非為國容字亦作帷苦洽切

東坡平日亦愛奇石所蓄數種○一種文登閣下石壁千文為海浪所
戰時有碎裂洶洶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其地為彈子湯公取數
百枚以養石菖蒲嘗作詩以遺垂慈堂老人○一種齊安江上得蘇
似玉無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齊安小兒浴于
江時有得之者坡以餅餅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八枚作怪石供以

供佛印。一種文登海上白石如芙蓉可素為枕嘗以遺梅
之子。明詩云願子聚為江夏枕不勞揮扇自穿窺。一種仇池石
楊州程德孺自嶺南解還嘗以遺坡。一綠色罔出迤邐有穴達于背
其一正白可擊蓋希代珉也坡以高麗大銅盆貯之以登州彈子澗
碎石如玉者附其足漬水以為玩。一種雲浪石志林雲浪石銘云
余在山中得石其質白韋如孫位字知微所畫水有跳波濺沫之狀
因名之曰雲浪石。一種壺中九華者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華
玲瓏宛轉若憲樞然坡故以白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名之為壺中
九華坡南遷未暇後八年渡過湖口已為好事者持去因賦詩自解
所謂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者也又有石芝沉香石皆
有賦咏可謂酷愛者矣予性他無所嗜好惟奇石見之不能舍去是
以特備錄之第恨予生不得與公並世不得從公一寫目焉
程德孺嘗云東坡以海中拍石

永興相湖出蓴菜三月盡主人采賣極美按齊民要術美之菜蓴為第
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
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魚膾不知何也杜少陵
亦有美煮秋絲滑之句思吳中及他處如此

龍涎可製香錢唐前橋呂玉者其先本西域人家資鉅萬嘗于船上得
龍涎一甕藏于家其價不貲此洪武初以沒入宥還家四壁立獨此甕
尚存得之曰尚不貧也或問龍涎何由得按延年誌云苦竹潭在尤
溪縣西四十五里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漁者者棹舟潭上龍吐涎沫
舟膠不能進自辰至午涎沫漸泮遂獲免焉

杭州因經六和塔在龍山月輪峯開寶三年智果禪師始建 即
其地造寺後池有魚如金色遊人投餅餌畧出不食後入東坡謂
此魚自珍貴久矣

張君房為錢唐令宿月輪山望桂子紛紛如烟霧回旋成穗葢墜如事

牛子黃白紅間咀之無味

詩人用靈犀字蓋靈犀之角難見其影則鳴太公使南宮造至義渠得
駭難犀獻商紂又抱朴子通天犀有一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群雞中
雞欲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曰駭雞犀也又酉陽雜俎云犀角通
者其理有倒插正掉腰鼓掉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
或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也

燕由水族嗜之今釣魚聚地其肉多以燕肉

苦蜜本州蜂米黃連為之

河南龍門伊水中有石棧

鞋紅牡丹名彭州多此花

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六仙節昔有恙大風者有吳僧教服此州而愈
詳見 天覺詩

豫章林木最難長初生時孳于草萊未易辨識故淮南子曰豫章生七

年而可知也

蒙鬆花見坡送曹仲錫詩注引曹子固云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于木
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庭皆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松蒙鬆花
即此花也

朱砂林按本草圖經丹砂辰州者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
數寸丈始見苗乃白耳謂之朱砂林砂生石上若箭鏃紫點錢而光
明莹徹者真辰砂也

婆律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

龍脰香出波利國有娑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脰香肥者出娑律香

又本州波律香出波律國與龍脰同生一樹

董陸一木五香根旗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香膠董陸

甲香、螺麝也能聚衆香活翁所謂寶螺香脫麝也

錦被花一名錦團兒花如月桂而小粉紅色或微黃色葉亦相類而有

刺枝柯纖長高丈餘往往作架承之一名錦被惟韓琦有詩云不管
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
雲龍山人張天驥宅井水極美故坡云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
瓶回

柯山海棠者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故名柯山東西隅海棠一株甚
茂故云柯山海棠也黃州東坡園

松葉松枝上黃粉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本草圖經

茅芽膾蜀人所貴襍場由作之

紫蘘有三種有水蘘有紫蘘有假蘘三者各異水蘘一名雞蕪本草

佛桑其花丹重敷柔澤葉如桑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蕪一條長如花

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為焰朝生暮落坡詩云消消注露紫燭

燒空紅佛桑是也

豐湖有臘脂藤生滑美大類葍故坡詩有豐湖有藤菜似可敲葍美

坡次韵劉景文上元詩云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謂水燈也

定州齋米用蕪州米坡次韵元日詩云吾國舊供雲澤米是也

栳柳木廣南皆有之可為柱杖其株微項而後有葉又夜即句町有栳

柳木可為匙註云栳柳木外皮有毛似棕櫚而生其不剛利木中有

屑如麩可食皮齋美詩清齋淨浚栳柳麩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越錄地理志交趾安定

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蚕之綿可作布

刺桐花亦唐人所咏按海物志名記刺桐其花丹其枝幹有刺花附幹

而生其葉如桐其側數如掌形若金鳳

白氈高昌國多州木有草實如篋中絲如細氈名為白氈國人所織以

為布

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

如芋可食以當菽

張茂卿好事其家西園有一樓四圍植奇花卉殆遍嘗接牡丹于椿
樹之枿花盛開時延賓客推棹玩焉

含笑花北地所無有大含笑小含笑之名花若莖苗未開時故名之曰
含笑

事有非素所語而謾為之者諺云不是脚坡詩所謂欲學非其脚使此
也

兔背上剗埋毛諺語也

虞辭德語也如左傳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之類是也又唐書許紹傳

紹曾孫欽明為梁州都督為突厥所執與偕至靈州使之降欽明至

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枚而城中無寤其

虞語者遂見宰

至正中楮幣不行呼為鏡不爛時浙江省臺官召商謎者問之曰鏡不

爛者欠煮也蓋煮與主同故云浙間方言凡物之缺者謂之鑿不爛

元末有人襍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以楮鏹也擊殺之視襍中特

楮鏹身大悔之乃書楮鏹曰的的的孰令尔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

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杓尔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

的的的想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采烟也采烟新昌

山名杓子少箇孟也蓋于姓也家令隸人往其處蹤跡之久而不得

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鑄肆擲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

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初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

亦惧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杭州人好為隱語如以物不堅緻者為憨大以暗換易為糊包兒以倉

蠢為良頭以鼓人為杓子斃子之類又呼怪畜人為何刺使蓋河刺

使本以浪費錢物得名今以呼怪者特及其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襲地前蒼為白樂天亦李赤之類是皆可笑又

有富家子杜四郎自號杜荀鴨以杜荀如此又可笑之尤者

陳君佐維揚人能醫善滑稽洪武間事

出入禁中上嘗呼之不名

一日上問朕似前代何君，佐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曰朕聞神農

牛醫如何以言之對曰陛下不似神農如何能嘗百草蓋

天下未定時出軍與士卒皆搯草根而食上亦同其甘苦故云尔上
大笑

越守季某以利部侍郎呂入京士輩咸謁送呂周臣善滑稽時蝗多方

息呂曰某有五樂明天子在上一樂也浙西田已種二樂也蝗多已

消三樂也雨暘時若四樂也善 饑死五樂也聞者大笑時西州

之水六月始種田越中米貴民多菜色逃之

白野叟公守越時以善古篆求題扁者於然聞人主某亦乞 頽公大

書閭齋二字與之聞者謝曰謝承總管只脫不去王門耳公亦大笑

又僊人某侍公久請題其居公寓仁厚齋界之蓋梳櫛常立人後故

云

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析言之者或作有墳前仲與翁之語好事

者因續其句以戲之云翁仲何嘗作仲翁讀書端的欠夫功想君難

入林翰院馳向通州作判通

壽南山留西湖諸寺蕭然音雷聲者本逾迦僧歲饑走齋至西湖壽師

題壁云西片銅皮是本行暫來詩寺摩遊方 只待秋風起依舊

還鄉吃光

嘗有人作十七字詩送一半替者云花下把離觴送君還遠鄉兩人齊

下泪三行予與唐愚士題洙民王厚之陳文玉及高氏兄弟凡九人

遊朱陵峯宿僧舍予與愚士一榻洙民老以一童子陪宿文玉等每

兩人共一榻獨淳之迂疎而僻因現像設來蓮衆戲以榻小不納予

以洙民榻可卧三人姑容之淳之又与童子爭中邊不定予戲謂曰

諺有之三人共一床獨自在中央愚士忽應聲續之曰忽然換箇處

老瓦四榻哄然淳祐初史高之長父經營起版里巷為十七字謠識

之曰光祖做提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服援例蓋于七字詩其來尚矣

滑稽亦有押于人事如東方朔殺乳母優孟濟孫叔敖之子之類宋高宗時饗人淪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而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甲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俱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飽不熟者同罪身上大唾勅原饗人

九韋聲公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海蚶戲公索詩公應聲曰海味何曾教着君也隨 入牙門子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骨

齋

惡僧畏客抵宿恒托言有物則夜繫燈臺以胡椒末細裹口中則其聲如鬼或以石灰此不可不究而氣痿者或墮其計故筆于此以破其惑

近書坊刊書惟城裂為之字見大學正文章脫後改正却以脫句屬之

章末俾童子習讀漫不知解又有四書板以贊作只以義作又云掌風教者當知天下同文之意可不加省邪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空齋踰壁而卧聞戶外人便怒其況思如此元有女道士髻髮冠鄭衆之當師之

劉伶酒德頌東坡甚稱之有云為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

長桑君以藥授扁鵲以上池水煮飲三十日當知物矣東坡次舍人病起詩云絕勝倉公飲上池誤也

一麾守昉于顏延年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本是麾斥之義而杜牧之乃曰欲把一麾江海去乃誤身後人因之卒不能變雖東坡一麾江海意方擊用杜牧意也

李秀才名頴善畫嘗以画寄東坡与唐詩人偈同名身

寰宇記載西施、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之跡山谷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是也而東坡乃曰它年一舸鷓鴣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趙次公彥材謂豈偶不契勸耶

虞邵菴

得似新宮蔡少霞按東坡遊羅浮山

詩注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立知樞其畧曰良常西麓
原澤東池新宮宏上崇軒繼上無蔡少霞字別引蔡少霞夢人遺書
碑畧曰昔公耄魚車余履瑞雲躡空仰空倚轆輪困其末題云五雲
書閣吏蔡少霞書與新宮無干涉豈邵菴別有據耶

范蠡歸五湖而以西施自隨載籍無所見蓋起于杜牧之也牧作杜秋
娘詩云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西國此作巫臣姬西子下
姑蕪一舸隨鴟夷杜牧之所言不知何據至東坡戲書吳江三賢函
像云却道姑蕪有麋鹿更憐天子得西施指范蠡也公豈附會牧之
者豈自有據耶今俱存之以俟博洽者云

灞橋雪自是鄭榮事今人或以為孟浩然誤也或問榮詩思曰詩思在
灞橋雪中驢子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過雪詩云迢遞秦京道蒼茫

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馬連沙渚餓鳥噪野田客愁空
行立不見有人烟而已於灞橋無干涉

詩七月剝冬剝普卜反擊也剝落而取之也王介甫新經乃謂剝其皮
而進之也

阿濫堆崔屬也明皇御玉笛來其聲翻為曲張祐詩云至今風俗驪山
村苗下風俗猶吹阿濫堆是也一作鵝濫堆東坡二出詩君不見阿濫堆
今人以遠田者會飲為洗泥被塵之象也

印字維摩詰言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

詩人一副當以玉搗具對金僕姑按雋不疑冠進賢官帶搗具劍鹿的
心搗具木標首之劍普灼曰方長劍以玉作鹿盧形刻木作山形如
蓮花未數時今天劍木首其狀似此金僕姑箭名也

楊雄反駁云因江澤而注記今飲吊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死罪死
曰纍原死湘水故曰湘纍

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被次約張舜民自御史出伴辨州留突有班
心突兀見長身之句

玉食字雖出書惟辟玉食然前漢陳咸奢侈玉食顏師古曰美食如玉
也故東坡有旅食久不堅之語又晉王濟傳濟麗服玉食然則上下
可通言之

三苑者謂明堂靈臺辟雍也

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泰軍晉魏以來未有此也黃散謂黃門與
散騎也如給舍之類陳書高宗謂蔡凝曰我欲用義興王督錢肅為
黃門即卿意何如凝曰黃散之戕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之

九鼓琴曲終別彈它調謂之一再行司馬相如傳臨卭令進琴于相如
為鼓一再行顏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故坡籍田詩云琴裡思歸曲因
君一再行出此

太歲守心豐年之兆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登

後漢趙一詩伊優 堂上龍驤倚門進蓋高抗倬直之貌

天子之朝有三曰治朝曰外朝曰燕朝皇帝多御燕朝即所謂內朝者
也

古稱貴人之子身常識其父者則呼為即君故蕃鎮之子曰即曰如李

義山典令孤絢詩即君官貴施行馬者是也

詩人常用過家字出後漢李彭傳有詔過家上冢

楚城 西人呼搗麥屑為楚東坡嘗食夜荅楚字書云作麵音同糗也

茗頭字分用則陸士衡文賦茗發類堅羅衆絕數合而用之則劉禹錫

當田行云蒼：一而後茗類如雲發是也

古人文誼莫逆願臨子敦俊偉人也博學有器局身極肥元祐中有願

屠之號尹京時嘗集慈孝寺子敦假寐東坡嘗大書其所凭几曰願

屠肉案又擲三十金于案子敦驚覺坡曰且片披四而來反送子敦

奉使詩有磨刀向猪羊醜酒會隣里之語皆舍屠家意以戲之願也

不以為忤及坡乞留願臨狀乃示方今二程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
業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此不以狎昵廢正議也

么麼字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通俗文

綠腰俗作六么若漢列琵琶錄曰唐崑崙舞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即
錄要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綠腰耳

蕭台之蕭俗作鑄

以朴朔為兔蓋古木蘭詩有雄兔足朴朔雌兔眼迷離之語而然也又
有為朴樵者始于東坡遊徑山詩

脩楔之楔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見應劭風俗通

上堵吟曲名也詳義不可曉而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按
水經註云堵陽縣有堵水傍有白馬塞孟達為新城守登之而歎曰
云呼為上堵吟也堵水蓋入汚者也

車過腹痛事曹操感太尉玄知已及後徑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

誓約之言但從之後路有徑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盥車過三

腹痛勿怨此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為好胡肯為此詞哉

永嘉葉光卿嘗聞高客老儒言曰邨氏有賢壠壠居不塚其節甚高
坡有再覲邨園留題詩故有曲收彤管邨節之句蓋美之也

宣觀蓋御筵賜酒之語惟東坡集凡三見之其和王晉卿館伴高麗云
宣觀不辭金盃側又和蔣顯叔端門觀鐘云十分宣勸恐難勝又次
韵王仲至喜雪御筵云宣勸不多心自醉

張竹雨剪韭亭詩云韭長而肥舍土膏土膏字出國語土膏其動是也
又東方朔諫起上林書云豐鎬之間蹄為土膏今規以為菴

土苴之苴本音 坡翁每與魚字同押

王介甫執拗務擊所撰新經字說往者皆不近理如客問霸字何以從
西介甫曰以西在方域主殺伐象言數百不休或曰從而從西介
甫飯隨口曰如時而化之身如三經義頌于學官數年後又自列其

非是者奏請易去如周官言贊牛身荆公言其順德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頭詩云誰謂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有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設圖

果思漢未失宮東闕果思宋顏師古曰果思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思然一曰屏也釋名果思之言臣特請事於此後思也約書

庚申春予在錢塘一日坐日者林方遠卦肆適方仲勉至遽謂林曰昨見張光弼詩有施行馬之語大以為怪二人譏誚之不置予正色曰施行馬自有出處先生一代詩匠豈杜撰者邪予因舉唐李商隱卿君官貴施行馬及鮑防紫門豈斷施行馬之句二人歛衽愧服行馬控極也俗士無學信口譏評前輩小子當以為戒故特記之
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器不中也說文活窳也息夫躬傳器用豈惡鄧展曰鬻不堅牢也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丈又和回國傳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使此也

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諱自陳廢紙乃成颺段元帝答曰颺异涼風段非土木

唐時尼着白衣冷齋夜話則天長壽三年詔應天下危當用細白練為衣

樂天之妓有樊素小蠻所謂枝柳者即樊素也以其善唱楊柳枝人因以曲名之耳非別是一人也

輯杖音集若言收杖于兩手間也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導所以櫛髻髮使入巾櫛之裏也意導即所謂櫛者是也

軟脚之說起于唐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曰踐踏反有旁曰軟脚又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

蕪李並持不獨蕪武李陵也唐蕪味道典里人李嶠俱以文章顯蕪晉
李嶠同知制詔時皆歸蕪李又蕪頌李義對掌文誥明皇謂頌曰前
朝有李嶠蕪味道今有卿及李義六世不乏人

世謂有援助為有氣力唐人已有此語朝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
掌銓衡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來選兵部
荅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翹關武后時置武舉有此
科

詩社字古人多用之如歐陽文忠云唱高誰敢復詩社梅摯云州色暗
迷詩社遠東坡云詩社何妨載酒從

劉景文名季孫平之次子也與東坡友善慷慨奇士死之日家無一錢
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景文美髯謂之髯劉

趙景貺以詩求東坡作東齋務銘坡聞都下有寄景貺酒者因戲和其韻
求分一壺作潤筆云王孫天麒麟眸子與而激囊空學愈富屋陋人

更僕我老書益放落筆坐爭製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甌分未
到小硯乾欲裂不似得于髯一石要燭燻

潤筆字起于隋鄭譯為隆州刺史召還賜燕醴泉宮復爵沛國公上柱
國上令內史李德林立作召書高穎謂譯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
杖策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蘇子駿閬州人司馬溫公嘗謂蘇子瞻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
且令往彼時青齋歲報令子駿賑之也

王希明纂天文圖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傳于世蓋星曆之學也
陽行先嘗以梁貞白先生所述登真隱訣借東坡上有詩云新年得弄
書函郭有送民指行先也

坡和猶子逢贈孫志舉云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謂適迨適遠遠
也

劉器之名安世終于端文閣待制學者號曰元城先生自言嘗夢飛身

與坐床皆起空中故東坡有詩云橫空初不跨鵬鷺但覺胡床步
高又先生渡海北還以三更發夔州曉到迎角場又先生語錄云某
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烟瘴之地
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雖合家斷酒福歷水土
惡弱它人必死之地其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無一患
瘴者此其効也

東坡自嘗言三不如人請飲酒唱歌奕棊也然却善射公有次韵子由
聞予善射詩一聯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
丁公默嘗以蠅蟬送東坡以詩謝之落句云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
換得兩尖團雄蟹之臍夫雌蟹之臍團臍即其腹下脣也團者多膏
大而肥大而肥者為貴今詩云而夫團蓋所饒亦不多矣蓋珍之也
予平生嗜此故錄之

杜牧之嘗為紫薇舍人呼為杜紫薇其獨酌詩云獨携一壺遊秋毫太

山小故東坡有紫薇壺之句

歐陽文忠公貌類退之魏秦東軒棧錄載晏公一日見韓愈画像語坐
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也

晉人以卿為常以君為重故王子猶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
竹東坡命為墨君龍子猷故事也又嘗作墨君堂記

東坡與弟子由友愛忘^下不忍暫舍現風雨對床之句可見矣又極相
推與坡嘗有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之句而子由亦嘗作坡像贊
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

漢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即今之給事中也
水廳祠部也世傳京師謂光祿為飽卿衛尉為暖卿鴻臚為睡卿司農
為走卿宗政為冷卿暖卿謂其管儀駕供帳之類冷卿謂其管玉牒
兩玉牒宗室世譜也

蜀中太守無不画像者見世一卷送
周正稀詩注

東坡知頴時日與歐陽叔弼趙景旣陳履常相從而劉景文忽一馬而
僕相訪不數日柳戒之亦過之一時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叔弼景
文戒之不數日皆去劉景文遂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張耒崖名詠自蜀代去留一卷墳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

後十年公薨于陳訃至僧發所留文字乃公画像自贊曰年則蓬叢

崖則不利物崖之名聊以自表德因歸耒崖公出范蜀公

嘉祐初東坡與子由寓興國浴室時晁美叔來訪謂坡曰吾從歐陽公

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由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須放他出一頭地

杜牧之齊安郡時平生睡足處雲夢宅南州郡治有睡足齋此也

子由歸東軒長老東軒在筠州子由居官時所建

蕪子由一字同叔東坡還須畧報老同叔之語又元日立春云已卯嘉

辰壽阿同元拜兒卯子由本命

玉鈞斜桂苑焚談李蔚咸通中自大梁移鎮淮海見郡幕勝遊之地命

於戲馬亭西連玉鈞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亭又路失玉鈞者此揚
州戲馬亭事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一生一

子曰幹兒未暮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

栖禪寺東麓為亭名六如如有銘

唐天師著神仙可學論一卷坡侍弟四仙道

錢塘僧思聰紙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詩然而

加雄放安州僧仲殊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殊辟穀常啖蜜故坡目

之為琴聰蜜殊

東坡性好睡嘗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字之句見宿臨安靜土寺詩

東坡平日不飲茶食罷惟啜二口祇以濃茶漱口而已嘗有食罷茶

既未要深之句是也

仇池有九十九泉

宋制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于

賓筆自號嘯嘯翁又樂天六號嘯嘯翁李林宗字直木嘗謂白為嘯嘯

翁出雲溪友議

陳後主嘗問煬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文典可有四絕謂詩一也楚詞二也草書三也畫四也

文典可嘗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養子瞻
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之年子瞻始題有詩鳴學草聖餘兼入竹
三味及舉世知珍之會賞獨于最等語又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
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歸來子晁補之云文同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
文學名

孔密州

東坡嘗和其五絕句一曰邱家留題二曰春步西園見寄

三曰東欄梨花四曰和流楮

集

上學書小詩五曰堂後白牡丹也

其牡丹詩云何似後堂冰玉潔遊蜂非意不相干蓋孔頗蓄聲妓而

容無見者故云

司馬文正獨樂園在洛中公於國子監側得營地創為此園元成劉先
生語錄云
荀性傲霜崇寧間劉蒙始與宗人劉元孫伯紹者相與訂論為譜

凡三十有五

徐州黃鶴樓坡守徐時徹郡聽事所蓋也廢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
可矣

文典可在洋州有園池三十所曰湖橋曰橫湖曰書軒曰肥池曰竹鴨

曰荻浦曰蓼嶼曰望雲樓曰天漢臺曰待月臺曰樂榭曰灑多灑切
水名

泉亭曰吏隱亭曰霜筠亭曰無言亭曰露香亭曰涵虛亭曰溪光亭

曰過溪亭曰披錦亭曰稷亭曰菡萏亭曰茶蘼洞曰篔簹谷曰寒蘆

港曰野人廬曰此君菴曰金橙逕曰南園曰北園

余性雅不喜地理家餘姚僧文鑒者嘗為某人治其母氏葬自謂得善
地矣以織紵絹二端米二十斛酬之差未四月而某人坐事被殺籍

其家可惡也余一日過楊廷現父子偶論及此楊曰教身非鑿道也
余曰鑿術統綏固不足道術苟精矣地苟美矣數至亦不可克信之
何益楊父子無措楊之營樓居及壽藏悉用其術不十年楊之資產
亦沒入寡弱幾不能存或曰鑿蓋射利者尔地形不合其法則鑿地
為地畚土為岡以成其說此又與彼術論客土者戾矣世俗不寤往
泥此以徵福何哉此條舊本在張路
公舊至武夷之後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
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
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此條舊本在周
官事錄之後
文公之又喜學王荆公書其友鄧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通于河路學文
于元祐學書于荆公為不可曉
北方地極貼地食葉小味微辛土人以煮羊肉極香美
金蓮花似蓮而小色黃如金六七月開

槍竿嶺多為藥苗土人槲以為蔬

刺竹叢生根盤枝密幹多刺芒銳如棘

邕州羅陽縣有布苗村土人呼泉為布

兩江無船以大木剗其中可受數人謂之艇

至正兵燹後吾家園籍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
苟七表予嘗就現烏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掣授中不忍取後為他
人所匿及覩張賓護却盧家即竊賣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
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閩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
世持玩好之物賤人者貪忍之輩一日而覬覦之心萌烏力者狹以
贖巧者鈞以計是皆綠林之徒也歎

福衡善過漁陽謗音

切李恕文惟中周子嘉九日分韻與醫字同

押

唐國經費文縉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

而唐因徑何謂怪說謂文禕仙去駕來懸于此間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宿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益侈飾之據傍有石照齋不知何妄男子 待憲閣邊相傳聞此仙人品洞宿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蕪子瞻亦載憑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東坡黃鶴樓詩佳句云願君與考然不然此語可信為公傳指文禕過也

朱文公題曾孫帳子少時曾學此表劉共又方學顏書危脯帳子以字畫古今謂之共又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哩然無以應今現此謂天道福澤不中厥命蓋有感劉共又之言云

臨安有石鏡山高三十六丈唐地志山之東峯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如

太守襄宇記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布衣時嘗照此鏡起而聳然故坡有誰知山石頭識世希世焉然陰氣逼屹起猶聳然者謂之也

書霏雪錄後

右霏雪錄吾鄉錫西江先生所著也惟先生博學工文詩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卒生所著有嵩陽稿詩律及斯錄凡若干卷藏于家比沒而嵩陽稿間見于

聖朝文纂越山鍾秀集明待選粹行世已久詩律舊與其友唐士淳先生文斷並傳近好事者既取文斷板行而詩律蓋待友之集獨斯錄未克行世謚記幼從其嗣子半齋先生游常出示斯錄以資考閱而先伯父布政府君夙嘗語謚吾師平日有見輒筆以成斯錄其考據精紀載叢論議正小子其恒手弗釋亦得倍究他籍謚謹識之不忘惜今其本累騰存訛頃方自其嗣孫岳求得所藏本校正之爰出俾同寅吳金憲原明規之曰斯錄于學者良有裨也而鄉人汝寧守錢大用亦謂斯錄蓋風慕而今始獲睹因相與謀鈔梓以興四方共之先生名績字孟熙其先雒陽世家以徙官江浙至先生始占籍越之

山陰其家有西江草堂人因稱為西江先生云
成化甲辰春仲月吉後學會稽胡謚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陰', '成化', '西江', '草堂', '先生', '胡謚', '書']

維陽鉛先生孟煦以儒業鳴世著述甚多而霏雪錄迺其一也
斯錄吾同寅胡副憲廷慎雖嘗刻諸梓慮多遺闕外訛尚未傳
布既遷東廣大叅遂獲善本重加訛訂正昇于補刻成書用廣
傳布以畢厥志云
弘治紀元孟冬望日果陵張文昭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